



一峯集
五

廿七

~ 16
2425
5



和
2425
7-5

樂府書齋

此所謂直言極諫匡時之
策如在位之人得此說而
陳之可以弼違在上之人
得此說而行之可以致理今
乃出於韋布之手而拘於
言避之或絨封在骨髓莫

由警言致於吾

君之仙鳴呼哉流也

九峯識

一峯先生文集卷之八目錄

封事

甲午封事



一峯先生文集卷之八

封事

甲午封事

伏以臣仰觀乾象俯察地紀旁占人事今之國勢可謂危矣日月告凶星辰騁妖風雹妄作水旱極備迅雷冬鳴繁霜夏隕沴氣恒漫赤雪屢降則此天道紊矣去歲海赤今年海水非常之災比歲疊現而山澤焦童物類枯竭木石呈異禽獸銜恠則此地氣乖矣飢饉荐臻黎民失業荷擔相望蹙頞相告流離殿塚不自聊生而莫倫斃喪天理滅絕父子相戕夫婦相



刁婦甥姑姪迭相烝姦俗變禽犢盜賊興行則此人紀泯矣臣未知自古及今三才紊然失序而國有長治久安者乎今臣韋布之士也身未及登朝端而服君命固無與於肉食之謀唯其憂國之誠愛君之忠鐘於天性不能自抑目擊時艱慨然長吁直欲擊登聞之鼓書誹謗之木以效一得雖由是得僭妄之罪亦無悔恨而越位謀政聖經垂戒交淺言深君子不與用是趨趨苟過歲月徒自鬱結於中者蓋有年矣茲者 聖上引咎自責下詔求言令內外臣民各陳闕失極言直斥無有隱諱此誠微臣進言之秋也雖

殿下使之不言臣固欲言之今 殿下導之使言而臣其可無言乎臣茲冒萬死剝肝瀝膽竭智殫誠上以報 殿下懇惻之盛意下以攄小臣平昔之憂憤若其言辭之狂妄無倫聞見之訛謬不實伏想 殿下必優容而諒恕之也非臣所可更慮也臣聞漢儒董仲舒曰人君正其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四方四方正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矣陰陽和風雨時羣生遂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書曰惠迪吉從逆凶猶影響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由茲觀之灾祥之類應治化之汚

隆顧不在於人主一心之正不正乎今 殿下聰明
拔萃睿智出類誠於圖治勤於為政 臨御六載未
嘗怠荒是宜召和氣奠民生而天怒民怨國勢岌岌
將隲於危亡之域者是豈非 殿下之心不能一出
於正而朝廷從而不正朝廷不正而萬民不得措其
生乎今臣不避 嚴威先陳 聖明之累而次及朝
廷之失繼論民生之困而終以振救之策伏願 殿
下勿厭支縷虛心聽納焉夫 經筵之設所以成就
君德非為臨文講讀不失章句而已是以我朝 列
聖之於 經筵日三勤 御講究道義常祭之日亦

不停廢又數 引侍臣 召對便殿 咨以時務訪
以民瘼以端出治之本故 聖德著於當時膏澤及
於後世至於 殿下則不然開 筵講學既不能如
祖宗日三之勤或一日一御或間日一御或累日一
御徒事句讀不務踐實政要時務亦不詳 詢而罷
筵之後長御深宮 聖心操捨羣下莫知外間之人
多有疑之曰我 殿下罕接羣臣長 御深宮未知
燕居之時所做者何事無乃與宦妾昵處乎無乃以
射御為娛乎無乃有宴嬉遊觀之樂乎宦妾之說以
殿下長御深宮而言之也射御遊宴之說以 殿下

在潜邸時所嘗嗜好而言之也 殿下自即祚之後
 慕夏后之德而去儀狄之味效楚王之賢而絕強臺
 之遊遠邇瞻戴莫不歡慶外間之說誠為恠妄然
 殿下既踈羣臣長 御深宮則臣非目見又安保必
 無是事也至於春初拜 陵之舉實出追遠之誠庶
 盡孝思之敦但其回 駕之時棄羣臣陟峻坂麾旗
 作陳比藝較武而事出忽遽令急風火臣隣矐駭將
 校蒼黃蹈科犯紀挺杖交作而卒使不教之卒顯被
 誅戮之慘則無問罪之輕重其與宿齋謁 陵之本
 意不相逕庭乎臣伏想萬機之暇間日尚多擇良辰

閱衆武賞勝罰負一付帥臣帥臣犯科有司科罪使
 國體嚴重軍容肅整有何不可而顧乃於拜 陵之
 日習介冑之末務躬褊裨之小任以駭萬人之瞻聽
 哉古之帝王鸞車在前屬車在後師行三十吉行五
 十者必不如是之不從容也若此不已臣恐晉元復
 引覆杯程氏更發初心侈鴛之習轉盛而修省之道
 漸怠 聖德之進終無其日國家之治更無所望此
 乃微臣之所大憂者也夫儲貳國家之本也國家之
 興替係於儲貳儲貳之賢否在於教導教得其道則
 光前垂後為國家萬世之福教失其道則敗政亂治

為國家萬世之福可不懼哉是以前世帝王莫不以此為急務既擇寬厚有德之士為之保傅又擇端方志道之士為之僚貲朝晝訓誨夙夜講究所聞者莫非正言所見者莫非正事左右前後莫非正人漸磨仁義薰陶德性習與心成終就仁聖故前古帝王之賢非後世所及者良以此也今王世子睿性邁倫德容岐嶷臣隣屬望海內延頸此實國家無疆之福而但其教導之方不急講究所謂師傅者一見之外更無輔翼之道所謂宮僚者侍講之外別無規進之事只勸以記誦讀說之勤未聞以仁孝禮義之訓至

於飲食起居之節容貌辭氣之際未嘗有以裁之也入與宮人昵處出與宦侍狎習所聞者莫非阿媚傾巧之說所見者莫非遊戲諛慢之事歲久月深志放心弛恪勤之誠漸懈而逸豫之思遂長則後雖有賢師傅將安所為哉嗚呼血氣未強之時趨向不定之際雖以仁義之說聞之正大之事導之十寒一曝猶恐難免况令刀鋸之餘妾婦之流夙夜朋居羣邪交入而望其德器之成就乎殆朱子所謂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負宗廟社稷之重臨四方蒸民之生而輔養之具踈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而委之衢路之側者也此又微臣之所大憂者也夫
兄弟天顯之至親骨肉之至情其身雖有彼此之殊
其本同出父母之懷則豈可以彼此而有所間於其
間兄弟既無彼此則兄弟之子又何間於己之子也
嚮者姜逆之自絕于天也 仁廟赫然震威既賜其
死又竄其三兒于絕島數年之後其二繼天其一尚
存一線之命僅延日月而今我 聖上未久嗣位臣
私自語心曰我 殿下仁孝之誠卓冠百王友愛之
情超越千古 臨御翌日必將收八宮中撫而養
之以待其長成而婚嫁之也于今六載寂無影響拘

身於島嶼之中寄命於波濤之間四顧無親子子靡
依呼怙恃於日夜與窮鬼而作隣臣聞此言尚且矜
惻 殿下思之寧不痛傷若以為預知其謀則生纔
提孩遽遭大變襁褓謀逆萬無其理若以為不知其
謀則收而養之以盡叔姪之情於義無所害於理有
必然者也 殿下何惡而莫之為也噫若使 昭顯
在天之靈俯鑑此兒失所竄謫呱呱悲泣者則必應
隱痛於冥冥之中也以 殿下友于之情何獨忍乎
此也若以為事在 先朝不可輕釋則是大不然
先王之謫三兒特怒其母暫施一時之恩謹非欲從

一筆集 卷之八
此永絕祖孫之大義也安知今日在天之靈亦不無
悔恨於冥冥之中也今夫閭巷之人與兄弟而羣居
其兄死而其子若稚孤無立則撫而養之尚加已子
矧乎帝王睦姻之道有非常人所可企及者乎昔周
成囚蔡叔而封其子於蔡漢文徙淮南而封其五子
而為侯我 仁廟之在東宮亦嘗懇乞 中廟收福
城之姊甥於 宮中而友愛之今 殿下之於 昭
顯之子語其變則猶周成之於蔡叔 仁廟之於福
城也語其親則猶漢文之於淮南之子也漢文尚且
封之而况 殿下乎 殿下何不遠法周成近法我

仁廟使後世儷義而并稱也哉嗚呼匹婦含冤尚致
三年之旱一夫繫獄尚降六月之霜况此以王孫之
貴抱至冤而莫之白者乎至於澍瀟之事人皆曰此
人有難赦之罪我 殿下處之道可謂至矣臣愚
不敏竊獨有所憮然昔象之於舜謀蓋百般而舜非
徒不赦之又從而封之非徒封之又從而源源相見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以之盡兄弟之道終身不替今
以 殿下之處澍瀟比于舜之處象則不亦有愧乎
臣固知 殿下之竄澍瀟非惡而絕之以傷其生也
將欲其疚心痛懷恒存疹疾懲其母之惡而改其身

之愆也此亦保全終始之一大道也但此兩人生長
深宮保養素至一朝竄逐煖飽失時憂愁鬱挹以攻
其內瘴烟風邪以襲其外疾病乘之猝致夭札之患
則 殿下此時雖悔恨萬萬尚何及哉兩人雖曰逆
趙之出若究其本則乃 先王之遺體 殿下之同
氣其在無事之時則位極諸宗榮貴無比而拘幽棘
室吊影瀕死備嘗艱險一至此極真所謂自作之孽
不可以追而亦豈非 殿下所嘗盡然傷痛者乎昔
淮南謀叛廢徙道斃而斗粟之謠尚為漢文終身之
悲今激瀟之罪實非淮南之比而一朝瘦死復起斗

粟之謠則其為 殿下之累為如何哉 殿下亦將
何辭而自解其痛也 殿下若赦其罪以盡撫育則
不過為虞舜之至德終嫉其子以致殞斃則不過效
漢文之過舉 殿下何苦捨虞舜之至德而效漢文
之過舉也臣誠愚惑不知 聖意之所在也此又微
臣之所大憂也夫言語君子之樞機也君子之出其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一室之內違
之故雖在閭巷之匹夫草野之寒士尚不敢輕發而
取侮妄肆而招譏而况王言一出四方傳播流於一
時為萬人之取則書之簡冊作千古之所法乎 殿

下自臨御以來言辭之際多不慎重若有進言之士
必拂天意則遽加以不忍聞之說無所容之 教使
羣下震慄危懼無地置身而至於今秋九形諸 教
旨發之 筵席者無一和平政院啓稟開 筵則曰
予不病而痛無意此事王堂處置兩司則曰爾罪揆
以漢法難免肆市之誅大臣有所陳說則曰朝臣朋
比自恣蔑法無君無異魯氏之三桓其終也或厲聲
而叱之僂辱而加之待如奴隸視同犬馬噫嘻亦太
甚矣古語曰奴詬大臣豕蓄羣下無乃為今日發耶
殿下以此待臣臣孰肯盡心而事 殿下 殿下以

此責臣臣孰欲盡言而規 殿下哉孔子曰聲色之
於化民末也欲化民者聲色尚不大况復以僂辱之
辭奴詬而豕蓄也乎嗚呼以 殿下之明睿豈嘗顛
錯言辭自不覺其至此哉不過推挫沮抑箝其口而
莫敢語也不亦思之過乎夫前古帝王之好聞其過
者亦豈悅衆人之攻已而甘受哉良以人雖至聖不
能無一失人雖至愚不能無一得取彼一得補我一
失則彼有所勸而我有其益故也是以舜之大聖
宜無所不知而猶取通言以禹之大聖宜無所不知
而猶拜昌言以文王之大聖宜無所不知而猶擇芻

堯之言又從而立誹謗之木懸登聞之鼓以招四方之讜言而虛受之故當是時也君無過舉臣無面諛國泰民安庶績咸熙至於後世上不悅忠黨之說下亦多柔懦之士佞言日進讜論日退故開言路之君者必平辭氣而受之和顏色而導之言者賞之不言者刑之誠以不如是下不敢言上之失而上不得聞其過也若漢之文皇唐之太宗之類是也今殿下雖聖固有歟於舜禹文王之德也羣下雖庸固有愈於芻蕘之言也歲飢民困時又下於漢唐之世則雖有狂妄不中之說亦且優而納之擇而用之以補不

逮可也豈宜摧折之慢罵之加以不忍聞之說使大小臣僚箝口而莫敢言聖怒日增國事日非也臣嘗觀虞書堯舜之為君皋稷之為臣都俞吁咈於廊廟之上未嘗以拂言厲色加之而後世之稱堯舜者必曰能使其臣稱皋稷者必曰能事其君稱堯舜之世者必曰歲和時平未嘗以不為拂言厲色而小之也殿下何不法堯舜之所為以為後世稱而反示施詭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以犯孟軻之深戒也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孔子曰一言幾於喪邦陸贄曰廣

納者成德獨用者敗身由茲觀之人君之病其有大
於自聖獨用而恃慢其辭令乎至如喜怒之際尤不
可不慎以示無私而今一有不合 聖旨者則天怒輒
加震之以雷霆之威壓之以泰山之勢朝而唯諾於
九重之內夕而投畀於千仞之坑雖 經幄之官近
密之臣昵侍 天宸久蒙恩寵者係絀束縛斥去放
逐賂無顧忌一日之內榮辱懸殊而間有一二耳目
之官畏公議而不敢閉口柔辭遜言冒死陳解則非
徒不從又並與救解者而罪之一層之外更加一層
舉朝之士蒼黃失措色沮氣喪墮膽而立側足而行

人皆如不自保者然此豈 聖世之氣像哉臣聞諸
故老我朝 列聖仁厚為治優禮朝臣若非作奸犯
賊身陷大愆則鮮下司敗故當時士大夫以繫械對
理為一大深恥至於今日雖語言薄過纖芥微愆不
分輕重先付 王獄小則杖黜大則流竄故在廷之
臣無間高下大小莫不囚首桔項拘幽圜墻身伍獄
吏僇辱備至是何大異於 祖宗朝優禮之道乎喜
怒之際如是不中故賞罰之權亦隨而傾焉 聖上
以為賢而擢置宰列者未必皆賢以為惡而麾之邊
遠者未必皆惡以為有罪而深究者未必皆有罪以

為無罪而不治者未必皆無罪黑白無辨是非顛倒
賢者痛心而不肖者彈冠智者思退而嗜利者冒進
若此不已臣恐賞罰之權一類而國家之亂隨後也
豈不痛哉嗚呼古之所謂賢士居官以廉潔稱進言
以正直名惟從義理之所在不計利害之如何今則
不然狡詐險詖之輩貪墨庸鄙之徒乘時傾軋聯戚
媒進者亦以為賢而荐蒙寵擢則真所謂腐臭化為
神奇鴟梟變為鸞鳳其可謂真賞賢耶平居雖無可
稱之行臨事稍有一言之善則容而受之聖王之德
今反流之瘴海遷之沙塞則其可謂真罰惡耶身居

論思之職悉陳肯綮之蘊言雖不適於用斷無他意
於其間而斥去五載尚未收叙則其可謂真治有罪
耶一逢難處之事遞輸國情於虜身有負君之罪法
著同赦之律而聖渥橫被專制藩臬則其可謂真
釋無罪耶至若金私郁者引數款無徵之說伸先
朝已斷之微形皆章奏縱肆無忌其言固可愕也其
罪固云重矣已三於拿鞠爾庭酷加刑訊有加治
逆之律案如子孫連累親黨則無乃大聖人天地生
成之德或過於中歟夫所謂反逆者陰結凶側之徒
潛謀不軌之云爾古今天下安有應旨投疏曉曉辨

說之反或曰且生而榮者人之所至欲也死而辱者人之所甚也也弘郁遭遇 明時存被 天恩入侍 銀臺出按藩屏已極矣罷已至矣豈有欲附於骨朽之一妾逆自取新身之禍而背 殿下之理哉此人情之所必無也弘郁雖喪心易性奚至此哉其意不過欲言人之所不能言沽直名於一時也其人固不足道其罪比之反逆則豈不大相遠絕乎 殿下若以辛卯之教反覆一寧不殺弘郁無以示信不得已而治以反逆之律則尤為不然昔唐太宗以選人多詐冒盜陰飭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

者太宗欲殺之大理卿戴胄奏據法當流太宗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胄對曰赦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太宗喜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遂不殺選人而擢用戴胄今弘郁之罪實有間於反逆而 殿下重失信於一時治以反逆之律則是存小信而失大法也其異太宗遠矣而當時大臣侍從無以此言開悟 聖明如戴胄之於太宗吾東可謂有士乎噫弘郁妄言自死死固不足惜事已既往今不

一孝集 卷之八 十三
必追論但刑過其實輿情不愜一自其死士夫多懷
危懼人情大異前日朝著氣像日益不好故臣今反
覆開陳欲 殿下懲前改後用法和平寧有失於不
經不或重於惟疑也倘 殿下平心而徐察焉則想
必惻念於斯矣臣於此又有一說焉 殿下若知喜
怒之不愜賞罰之不中其害至於如此則何所好而
必如此哉 聖意必謂此是治國家之機關御臣下
之威權不如是無以顛倒豪傑以成治道而臣愚不
敏竊以為不然昔聖王之御天下也喜怒未嘗由己
可喜則喜之可怒則怒之賞罰未嘗從欲賢則賞之

不肖則罰之未有一不如意遽下司敗而治者其臣
恪勤奉職羣績以成後之人君率皆以不測之怒難
堪之刑威其羣下而其臣怠緩不率庶事以墮以此
觀之 殿下今日之喜怒賞罰無乃不善法乎若其
顛倒豪傑以興功業古有漢高能行此術而自是伯
者之末事亦非人人之所能而 殿下喜而欲法
之臣竊恐今日之治未及如漢而人先得以窺 殿
下之淺深也此又微臣之所大憂者也夫誠者萬事
之實也苟無其實雖至微至細之事尚不得成而死
於國家之大氓民之衆乎臣伏覩 殿下於發號處

事之際多虛偽而少誠實至於君臣交際之間尤須誠意交孚親密無間然後可成治績而聖智獨運蔑視羣下常以為彼輩利祿之心撐于中躁進之念競於外日夜營營唯是為身之謀無一願忠之誠是何足與決大議而成大業乎上自公卿下至郎署無一人倚信者其小注意而親密者唯二三姻戚熟舊之臣而已噫今日之公卿大夫庸陋瑣屑無可倚信者固如聖料然聖上苟能洞敷誠意銘感其心親如骨肉愛如父子則亦豈無一二願忠之士竭誠報國忘身奉公者而輕賤踈遠至於此極哉加以聽

言之時私意先萌辭氣之際抑揚太過若有上章救人者則輒疑其黨同若有封疏斥惡者則輒疑其伐異若有不即奉旨者則輒疑其矯情沽直或有稱道過實而費辭太多者或有詆斥至甚而若不復用者羣情疑惑莫測聖心懈意而無盡職之念忽視而少死長之誠君臣之間誠意如此而可望功用之有成政治之有興乎且夫賢人國家之器而聖王之匡弼也必須致敬盡禮以盡其誠回考樂之樂而盡委任之道方可以責其效也此君人之急務也天東今日人才眇然有用之士雖曰難得才不借於異代

宋儒有言興不待於文王孟軻垂訓則安知遐遠之
方草昧之中亦有豪傑之士蘊積不售者而 殿下
自即位以後大小官僚數日計朔循例遷轉未嘗加
屈體之禮盡側席之誠以盡搜羅之典如是而可望
人才之立於朝乎至於左右便嬖可合使令者旁搜
廣覓猶患不給良民女子各寺典漢前後揀入其數
甚多是何誠於選宮妾而不誠於求賢士也昔唐德
宗即位之初黜宮人放鷹犬一新庶政蔚有太平之
望今 殿下既不能黜又從而選入之不亦有愧於
德宗之初年乎今夫世俗庸鄙之士率曰我國宮妾

之數百不如中朝之多 盍闢服後常患不給不可
以古人之深戒一切論之臣竊鄙之自古人君為國
每患人才不足未有乏使令而不能治者假令今日
之便嬖苦患不給當國家空虛之日值危亡將迫之
際不暇慮及於此等事而况未必不足者乎且 殿
下若遇災異則外雖示兢惶之意內實乏震惕之誠
未嘗反躬改愆革罷疵政務所以補前過回天怒唯
以應文備數循例求言為感天之一大務應文備數
循例求言固可以感今日之天乎且 殿下因災求
言今已屢矣章疏之達于 冕旒者非止一二今世

雖無知大道識時務之人亦豈無直言讜論足救一時之弊者而殿下徒曰我當體念之矣我當服膺之矣終無一事之採用且為有司者只恤經費不顧民力允干陳弊之疏例以防啓為常規惠鮮之論雖達於九重之內而塗炭之苦未解於主寶之下餓殍載路四境嗷嗷夫所貴乎求言者在乎察納忠言救亂持危而已有言不用則糞事求言宜乎民生之日益困天災之日益臻此又微臣之所大憂者也夫財者出於民者也國者依於民者也財聚則民散民散則國蹶是以古之帝王或藏富於一國儲貨於四方

與民同之而不敢私蓄此非後世人君所當法者乎臣聞諸故老我國內需之設始於前代仍于我朝二百年來遵循膠守而至於今日其弊尤甚云臣竊恠歎殿下貴為一國之主富有八路之大倉廩府庫皆其財也億兆衆庶皆其臣也何患乎財用之不足使令之不給乎至必撓廢公方崇積私貨辱萬乘而效匹夫之藏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又別我同胞之赤子名為內奴而然後快於心哉昔唐明五季之中主即祚翌日立罷內帑之藏今以殿下之明聖反不能為唐明之所能為豈非可羞之甚乎不特此

也鄉曲寒薄之士身處僻遠形勢孤弱則強悍之奴
桀黠之僕相率而投入內需爭訟官庭以決輸贏而
輸之者常多贏之者絕少是 殿下以君臨一國之
貴下與匹夫爭訟也夫爭訟鄉黨自好者不為而况
萬乘之君乎自古衰靡之代內帑之設時或有之未
聞有置內奴者又未有與匹夫爭訟者而今 殿下
以為當然之事而恬然為之此何足以聞於後世也
嗚呼以 殿下之明睿豈不知罷此之為可置此之
為不可哉 聖意必曰此非自我創始流行已至數
百年之久我何必一朝撤去以缺私用哉是大不然

苟有以利民雖行之千百載尚可固守苟有以害民
罷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一日留也豈可諉之前代
之所為而任其病民哉至於土木之事自是庸辟之
所窮欲實非 聖王之所玩好臣固知 殿下之明
聖必不留心於此但自近年以來禁苑臺榭之高公
主第宅之大舉國之人莫不皆言臣實感焉昔堯之
為君茅茨不剪土階三等禹之為君亦卑宮室今我
九重之內雖曰狹小若比堯禹之宮則大矣亦可以
朝羣臣出政令何必別立臺榭而後足哉至如公主
第宅臣不暇遠引臣之家傍有故駙馬礪城尉宋寅

之第而間架之大無異常人之室至其園囿狹陋低
小反不如今日達官之家人之過之者莫不咨嗟太
息曰我祖宗朝人民之衆物力之盛百倍今日而
公主第宅之小如此我先王儉素之德可謂至矣
相與稱頌不已 殿下何不上法 祖宗之儉德下
受輿人之稱頌而至必推臣隣之諫費罄竭之財侈
而大之至於此極乎古之明王雖在無事之時愛民
力節經費未嘗妄用一財况今 國家北有恐喝之
清人南有窺伺之倭賊難形之禍不測之變伏於冥
冥而內之民主之困國用之竭日甚一日將不保朝

夕者乎此正君臣上下卧薪嘗膽食不甘味寢不安
席與百姓分其有無同其甘苦之時也 殿下之思
不能及此其於節財用愛民力之道必不致意獨於
無用之後不急之需汲汲如此此又微臣之所大憂
者也嗚呼臣本布衣僻居窮巷跡阻鷄行不曾陪朝
廷之末議則凡方所陳或多道聽而塗說未嘗耳聞
而目見固不可妄言掩禍以招人譏但 殿下無是
事而臣言之則臣言適足為妄於 聖明固無害也
若 殿下實有是事而臣言之則螢燭之光庶有裨
於日月之明臣豈敢畏鈇鉞之誅避傍人之譏而不

盡獻芹之微誠哉臣既於 聖明之愆粗陳一二請
以朝廷之事繼而論之臣聞朝廷者人君政令之所
自出也國家治亂之所由係也必也百職修舉萬目
備張臣隣輯睦教化敷明以至輿僮下吏之賤莫不
奉法守公然後政令可一而治道可成也苟或廢一
於此尚不可以有為而况五者俱壞乎自古朝政之
紊亂考諸往牒班班可見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聖明雖已洞燭想必有未盡悉也臣今悉陳焉夫設
官分職所以各有所司不廢其務而近年以來人才
絕乏百職懈弛內而上自三公下至庶官無一人能

修其任外而上自監司下至鎮將亦無一人能舉其
務以言乎三公則備員台鼎素餐度日上不能格君
心之非下不能鎮百僚之衆名位日卑體統日紊而
其於君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 社稷之安危漫不知
為何事所務者唯簿書期會而已悠悠泛泛迄無所
事而若有一段議論稍闕成敗則上而恐拂 聖旨
下而懼招衆謗隨波模稜不能卞別只以固寵保位
與世浮沈為一大奇策自以為 國家久安其身長保
譬如措火於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燃猶以為
安也豈不異哉以言乎兩銓則既無藻鑑以別人才

又不小心以重名器大官則專以資級高下出身久
遠為次第而不問其賢否小官則專以門閥顯微論
議峻緩為通塞而不辨其才不能至於守令蔭官鎮
將監戍則專視其賂遺請囑權勢親舊而先後差除
政目未出人皆指點曰某人某判之切族某人某判
之親舊某人有勢力某人多財貨某官有闕某必為
之某邑出窠某必差之及其政目既出一如其言凡
今所謂宰相之戚屬達官之子弟雖才無一能身乏
一勞好官羨爵探如已物至其寡勢無恥之輩則奴
顏婢膝蠅營狗苟必得一命之官而後已私門大開

公道日泯以言乎度支則簿籍填委心魂眩亂民戶
之多寡錢穀之出入茫然失其頭緒而姦猾之吏乘
間盜竊無所不至財用日乏國儲蕩竭不時之需悉
辦於市人而市人剝膚橫侵之稅濫及於坊內而坊
內竭髓將至於公私俱困調辦無路以言乎宗伯則
只憑五禮之典以為繪飾之具而怠緩昏耗亦不詳
究大經大禮置之不道雖凡千戚儀節目之間踈漏
放失不成顏樣羣笑衆譏苟簡支過以言乎冬官則
自謂閒暇無復有為頽卧其家養病調氣雖至旬朔
之久未嘗一赴公衙凡百事務一委郎署至於司寇

一筆集 卷之八
之職及他獄訟之府專以勢力有無賂遺多寡為判
決訟獄之一案金多者雖曲厚遺吏胥期於必立財
少者雖直不敢措喙至於必落倚勢者雖非多般圖
囑期於必勝寡力者雖是無所暴白至於必負豪猾
之徒武斷滋甚窮寒之人痛冤愈極至於臺閣之臣
不過摘一二奸細之事駁一二寒微之官以塞耳目
之責若其職居宰列氣勢稍張者則雖蔑法自恣貪
贓狼藉莫敢一言曰此人官高勢重不可輕劾以崇
他日之患也若其君上之過國家之失聽聞未終先
自縮頤曰此死生榮辱之所由繫也我之在臺閣多

不過數月小則在旬朔之間何敢妄言以掩不測之
禍哉朝拜夕遞噤口結舌 聖上無所憚朝臣無所
畏草野如臣者潛歎而竊笑之使 祖宗朝臺閣之
風索然墮地至於論思之官則口雖讀聖賢之文心
則昧聖賢之學八直之時唯以飲酒打話嬉戲雜沓
為奇致預講字音八侍 經席為大業至於君德成
就 聖學開導付諸相忘之域而不復知恥至於庶
寺之官不聞所掌何事唯知積日累朔以求遷轉此
臣所謂上自三公下至庶官無一人能修其任者也
以言于外則為監司者巡遊自娛宴樂為事其於褒

貶之時不視兵民之休戚職務之勤懈若是當路親
姻自己交舊雖或贓暗之甚者例以最聞其所貶黜
者不過殘縣監務無所攀援者而已無可望明黜陟
之法豈風化之教也為節帥者嚴刑以自威剝割以
自奉撫綏精鍊兩失其道而及其罷歸稠載還家唯
以厚遺當路求遷他職為汲汲之務無復望得撫御
之道副閫外之寄也為守令者只知斂民而自利行
媚而干譽徒思肥己之策全昧字牧之任為鎮將者
先門軍卒之數爭售侵漁之計至於防備大虞全置
度外此臣所謂上自監司下至鎮將無一人能舉其

務者也如是而可望百職修明羣績熙載乎嗚呼內
外大小之官舉國文武之衆臣豈敢曰無一二奉公
之人而形單勢弱不能自立終歸一致與無不異則
今日 殿下之國果不幾於空虛而無一人乎唯其
論議之乖隔逾往逾極西邊若有一介新進之士頗
峻其論則西之居要津者必極力汲引南邊若有一
介新進之士稍峻其論則南之居樞機者必極力推
遷如有薦進之舉則不問任之輕重人之可否此若
塞彼則彼亦塞此此若通彼則彼亦通此較名準數
衆寡相敵然後兩無所歟方決其議當其薦拔之時

一筆集 卷之八
爭詰紛紜若一戰場而其餘凡干論議不關利害之
機者若出於此雖非必是若出於彼雖臧必否解頤
游口橫議雲興攘臂抵掌新論蜂起而猶以論議之
不能峻宦路之不能清為一身之大憂風夜唵唵唯
固此軋彼之為急噫嘻甚矣明黨之說古雖有之朋
黨之亂豈有甚於今日者乎又有一種之人自謂不
為黨論而媵姍苟容漫不可否既不見斥於彼又不
招謗於此守位保祿自幸得計此則所謂鄉愿之罪
人蠹政亂德反有甚於黨論之士也豈不痛哉驟言
其為人則凡今所謂達官者矜其辭氣潔其衣服以

驕仰為高標凌轢為豪舉揚揚而入得得而行心滿
志溢常自幸足曰人之窮寒困乏不能自拔見輕於
世取侮於人者舉世滔滔而今我擢高第為達官身
不憂寒腹不憂飢父兄愛貴親黨尊慕行呼唱於道
路市人莫不歆艷視彼貧寒賤侮者不啻霄淵男兒
能事於斯畢矣至於國家危亂非我一人所可扶起
我何苦輕憂妄慮勞我心肝上而見忤 主上下而
見嫉羣僚中而失我好爵使我一生顛頓困拂不能
安過乎八則營治田宅買辦器用以備日用之需出
則引朋儕盃拍肩諂笑以結援好之地甚者倚勢貪

瀆靡所不為攘民之田土奪民之臧獲而訟官不能
止臺臣如不聞強吞弱肉濁風大熾舉國之人不曰
某人官高不可爭則必曰某人勢重不可抗而已未
聞稱某人盡心國事某人竭力愛民某人有德量某
人多才能也當今日之國勢雖處以有才德之人尚
不可以日月而塞其壘况此徒以勢力之徒充溢朝
廷乎嗚呼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忠孝之外
更無他道而人性本善初無彼此今世之人豈皆無
願忠之心不過人心日下世道日薄隨波汨沒不能
自奮而然也此則我 聖上作興之方未盡其道風

草之化未能究下源混而流濁表反而影歆也十一殿
下於此其亦自顧而反省之耶雖然自古危亡之國
雖如南宋之末勝國之季尚有持節義奮忠烈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者今我一國家雖曰衰替亦不至於
兩國之板蕩而在廷之臣無一人愛君如父忘身慷
慨使我 主上獨憂於上令我蒼生獨困於下臣每
念及此不覺扼腕而痛心也噫臣之此言亦出憤惋
摘人之失小不隱諱流於訐直甚失忠厚之道而
聖上之不信羣下既如是羣下之不愛 聖上又如
是君臣交失其道而國將至於不國則臣之此言烏

一峯集 卷之八 二十五
得已乎且臣慙愚不識觸忤既於 聖明之愆冒死
竭陳則敢於朝臣之失顧忌不悉乎此又微臣之所
大憂者也夫綱紀所以整齊法令而維持國脉者也
綱紀整則衆事理而國脉固綱紀紊則百度廢而國
脉亂綱紀之於國家顧不大哉我國綱紀之不振其
來已久而至於今日陵替極矣上而君上之令不能
行於朝廷下而朝廷之令不能行於州縣頽靡之習
有萬其端而至於 王子公主之家干禁蔑法略無
顧忌背主之僕偷入而安受非我之財橫侵而無恥
防海占田殆半國中而至於漁梁鱉藪亦稱其已物

而收稅使百姓不得任意漁獵噫嘻甚矣臣只聞文
王之時澤梁無禁與民共之未聞滔滔洋洋奔流於
千里之地者亦稱官家之物而收其稅也此亦不可
以已者乎至其奴隸之輩亦憑威權恣橫閭巷武衛
鄉曲愚民畏避不敢爭抗縣官憚忤莫能禁戢此猶
難制則而况加於此者乎且法府若出禁吏使禁屠
牛者則吏入其家炙肉而食之使禁巫覡之淫祀者
則吏入其家酌酒而飲之使禁服飾之僭者則吏受
其賂中道而釋之間或有一二見挺之人而稍有勢
力者多般請囑關節公行終至得釋而後已一令不

一舉集 卷之八 三十六
能行一法不能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今日國家之所存亦云幸矣何敢望紀綱之振舉乎紀綱之頽如是其極故奢靡之習亦隨而甚焉宗戚勳舊之家置而不論其為市井無賴之輩亦皆衣必紬帛冠必斜笠食必珍饌出必控騎馳騁至於舌官富豪之輩十倍於此貂裘賤於布衣珍味厭於糠粃居處之好浮於公侯服御之僭踰於卿相一饌之費可為飢者數月之糧一卓之資可為寒者十人之衣而至於倡優下賤亦被紋繡綾段之服侈靡成習僭踰無制自古衰靡之代雖患紀綱之不能振

奢靡之不能矯豈有如今日之下而擬上賤而僭貴名分紊然等數無別者乎至於婚姻喪葬之際無問高下大小莫不以奢為榮以儉為恥有財多具則艷而稱之無財不備則賤而笑之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竭力以為追粟帛之稀貴物價之登踊莫不由此而益甚此又微臣之所大憂者也夫士習國家之元氣也士習得其正則人才有濟濟之美而國家之興勃然士習失其正則人才有缺乏之歎而國家之亡忽焉人君之於士習其可不養而正之乎我國養士之道頽廢既久其為師長學官者只知課製儒生以

充陞補兩已至於外方士子元無教養之規只都事
巡歷列邑一番課講兩已如是兩欲望作成人以
致菁莪之化者何異於却步而求前緣木而求魚乎
導率之方如是踈略故士習之偷日甚一日父兄之
所望只在科第師友之所講不過利祿抽黃攬白無
補實用刻意雕心終歸虛地不知道學為何物義理
為何事矇昧前經之旨解頤當世之事言顏粉飾者
自以為雅飭論議酸妄者自以為清高席家世之貴
而侮賤寒遠騁僥利之辯而愚弄真純澆薄之態不
一其狀而若逢一款議論則羣咻衆咭啗啗導朝

而始議暮而不決無一二向道之人稍解是非以率
多士而甚者含糊鶻突只貪富貴廉恥道喪禮讓掃
地末路士習之偷薄何代無之而豈有如今日之甚
者乎昔東京黨錮之餘士類殆盡觀經洪都者率是
斗筲之輩君子取之而以臣觀之猶有逾於今日也
嗚呼太學賢士之所關也異時朝廷之登崇而擢用
者莫不由於太學而今日士習之偷薄如其極則
異時朝士之庸鄙從此可占國勢之復振教化之復
明其可期乎加以尼宇構大都之內佛刹遍八路之
山妖術盛行州縣巫覡雜沓都下設齋忌辰諂祭非

一峯集 卷之八 三十一
鬼 闕中崇奉既極其至而舉國奔波罔有底定此
雖非一朝一夕之故亦豈非志士仁人所共歎吁也
此又微臣之所大憂者也夫國家之置吏胥所以持
行文簿足給使令而已非使之作俑其間以售其姦
也近年以來百寺之官朝更暮適不知顛末凡千事
務一委吏胥之手故緣文舞弊百端至如列邑
貢納之物則不分精麁不美多寡惟以貨賂輕重等
第取捨多則受之小則退之故列邑備送貢物之時
必須優給該吏以結歡心然後始得無事捧納而其
他塗名絕簿種種作拏之弊又何可勝道哉是以此

輦不勞一力不費一物安坐閑行賊貨無筭高官室
買臧獲美衣服好飲食優遊安樂以卒其身而外方
巨鎮之吏乘間抵隙弄執機要反有甚於此至若籍
兵最是大事而賄賂交于路左偽券亂其真偽或受
牛隻或受布匹生民膏血殆盡於吏胥之手以至一
皂一隸稍關官府者莫不憑藉官威侵漁百姓哀我
民生何罪何辜去十八耕之不足為數人一歲之食
十人作之不足為數人一歲之衣而上而竭力於上
供之物中而蕩儲於官府之徵及其終也剝膚浚血
於吏胥之誅求飢不得充腹寒不得蔽體以吏之姦

一筆集 卷之八 三十九
有何功勞而安坐享富若是其夥以民之良有何罪
戾而力役困苦若是其奇也天之報施亦云舛矣昔
先正臣曹植嘗曰我國以吏胥而亡李珣每誦此言
於一穆陵曰曹植之言雖過亦有理焉曹植李珣之
時朝廷清明紀綱不紊吏胥之輩鮮有作為而尚且
云云若使兩人生于今時則當作何如言也此是當
今之痼弊而在廷之臣漫不省事一任其所為臣恐
曹植之言正驗於今日也此又微臣之所大憂者也
嗚呼今日朝廷之弊若欲悉陳雖夜以繼日亦患不
足而細瑣之說不足盡瀾故特表此五者而出之既

陳其梗槩請以民生之困繼而瀆之臣聞皇明臣丘
濬之言曰國之所以為國者民而已無民無以為國
君之所以為君者國而已無國無以為君蓋民為邦
國之本而國為人主之家故欲為君者先治其國欲
治國者先養其民未有不養其民而能治其國不治
其國而能為其君者也是以古昔聖王之養其民也
生之而不殺利之而不害安之而不危節之而不盡
其力故能得其心以安其國長享人君之樂而不替
至於後世則率反是道故失其心而亡其國終欲為
匹夫而不可得此得失存亡之了然於方冊者也人

一峯集 卷之八
君之於民其可不撫養而遂其生乎我國民生之困
六十年於此矣初喪於壬辰再困於光海三敗於甲
子丁卯之變四亡於丙子之禍 祖宗休養之赤子
殆無孑遺幸賴我 先王躬先節儉手摩瘡痍惠養
之政終始不懈故二十餘年之間流散之民稍稍還
集為今之計唯當撫摩招集猶患不及勞來安頓如
恐或後庶可望蘓殘起病以救萬一而朝家徵督十
倍前日巧斂橫取誅求百端而加以不急之興造無
用之調度層見疊出毒害戕賊使舉國之民噍然喪
其樂生之心壯者散之四方老弱填于溝壑嗷嗷蒼

生無處訴冤而朝臣面諛無意入告岳牧旁視不思
馳報如臣草野之士亦不仰首狂號則 殿下誰從
而得聞民生之困至此哉今夫束伍之民籍私賤而
為隊伍春夏則力農秋冬則講藝有事則發遣征戍
無事則復還畎畝此乃周家民兵之遺意也今者不
然徒知訓練之為急不念稼穡之艱難其為閫帥營
將者承望朝旨競相校閱雖盛夏方農之月亦不暫
停使束伍之民持弓負矢長立官門而其居數百里
之外者往返閱試之間殆費七八日子哀我殘民將
何隙而得事耕稼乎自古戰爭之國雖磨刃擦拳朝

夕待變而勸農課桑未敢暫廢者良以民無所食則
兵雖精亦無能為也其亦異乎今之 國家奪民時而
專講閱使不得安居樂業以遂其生矣且夫城池之
設當國家閑暇之日安不忘危逸不忘勞綢繆牖戶
預防寇亂非謂喪亂之餘民生倒懸而不知懷保唯
以城池為固也今者不究其本徒效其跡築城設鎮
曾靡虛歲使飢饉之民携糧負石顛仆道路則是不
幾於欲茂其枝而先蹶其根乎孟子曰天時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今 民生之困若是其甚則城池
之設恐非所先也且 國家自近年以來大修軍器凡

砲硝弓箭戈矛堦墜之屬歲加月增嚴飭郡縣令急
風火為守令者自非神謀鬼計從空創出則勢當責
辦民結而將死之民常賦尚不能堪况此砲硝弓箭
之價大物重者從何辦出乎是故一度軍器之修官
儲民產蕩竭無餘百姓之懷亂久矣特未有隙耳倘
一朝有警則此輩將曩足遠走不復回顧器械雖精
將使誰人負戰乎向在丙子砲硝弓箭之積於江都
者非不多也帥臣非人防禦失策則一虜飛箭滿城
崩潰一弦未及控一砲不能放惡在其多器械也此
特將佐驕惰士未有離叛之心而器械之無補尚如

一峯集 卷之八 三十一
此况今士民未及逢亂先懷潰散之心乎其不以精
兵利器委衢路而藉寇敵者幾希國家縱不能自保
何必竭民力而造器械以與敵衆乎昔大業之末積
米洛口者無慮億萬而卒為李密之所據大開餉士
其初積蓄之時豈欲與密哉不過不恤其民徒聚其
穀民散不守自為密有今日 聖明之治雖大非隋
家之比獨此竭民力而造器械者其歸於大業之積
米者不遠臣竊痛之且國家自丙子以後聚財蓄穀
多方設策山積南漢阜儲江都將為異日 行宮之
費而屢歲積穀不無陳腐難食之急無問欲與不欲

分糶近郡之民春散冬收歲以為常而官吏弄法糶
糶不均小分多歛咨怨日興臣竊恠之梁惠之為國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
然盡心救荒不違自暇孟子猶譏其不知本也今我
國家南荒未嘗移北之粟北飢未嘗移南之米不恤
殘民徒以聚財蓄穀大積空城將為異日 行宮之
費為汲汲之大務其不及於梁惠之末政者不亦遠
乎且自古喪亂之國例以收拾餘燼興亡起殘為務
未有聚財蓄穀預為走避之計者也是以越王之棲
會稽也枕戈嘗膽生聚教訓而已未聞預為走避之

計也衛文之城楚丘也布衣布冠勸民農桑而已未聞預為走避之計也燕昭之敗於齊也吊死問生廣招賢者而已未聞預為走避之計也唯唐之德宗聽術士之言城奉天之府後嘗出奔幸而不亡此固千古帝王之計最為庸下者今 殿下以堂堂千里之國抱沒世不忘之恥不能抱冰握火憤然自奮如弱燕殘越敗衛反欲效德宗之庸計傷民聚穀猶恐不給此何足以聞于後世也且國家於外方營鎮既置方伯又置節帥虞候至於一郡一縣亦莫不有千搃哨官之任苟能將士相得校閱以時則雖無營將豈

有乏帥不能戰之患苟不能將士相得校閱以時則雖有營將亦豈有將多善戰之理而至必別創大官置兩府於一州使百姓奔走供億不能自保又使之令出多門士不知適從又使之陵轢郡縣以致驕橫之患哉且今三南幣木之貢非 祖宗朝流來常賦也丙子之後國用蕩竭無路辦出別定三南之民使之備納此固不得已而為者苟使該府小有措辦之路則如此科外之賦固當蠲去輟罷一刻不留豈可自京備送而復徵其價有若常賦重浚民之膏血哉且幣木之長短精粗別無異於倭貢木而幣木之價

定以一石之米倭貢木則定以五斗是何與民者其價小輸官者其價大乎噫當民生倒懸之日常賦尚且蠲去况此科外之賦科外之賦尚不可徵况復增定其價乎古昔帝王之施仁政於民者必不如是而廟堂方以為聚穀之一奇策無一人言其非者臣竊恥之至於推刷之舉只欲搜括隱匿之公賤以補國用之不足非欲侵害良民以傷其生但其科條太嚴督徵太急雷奔霆馳不小假貸州縣畏恟競務充額而屢經喪亂民戶散亡徒有其籍實無其戶又無一族切隣之可侵問者不計其數若欲從實牒報則既

畏科條之嚴若欲按簿搜出則又無形迹之尋禍將及已不遑恤他於是遂強定良民之尖隸簿籍者及其流民之僑居村落者脅誘里正使相告訐而若不明言予支者則囚繫滿獄敲扑狼籍居民痛毒不能支保僑戶驚散相繼逋亡扶老携幼蔽野漫山邑里蕭然如經兵火之慘若此不已窮無所食起而作盜為禍轉盛則當此之時雖誅逐首事之人尚何所及哉縱使今日之民准官所令而小無逃避之患籍良民而為公賤固已失計况此鳥驚獸竄流亡而四散乎今雖虛成其簿秋後點閱之時空籍必居其半而

守令不可盡罪隣族不可盡侵至於流來之民本無
隣族者則又無可奈何計之既窮必當行不可堪之
法以桎梏之 殿下歷觀古今亦嘗有民窮不支相
繼流亡而不敷仁惠而懷之徒以威勢恟制驅使而
能長久者乎昔唐玄宗時檢括天下逃戶而聽百姓
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
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而使者競為刻急州縣務於
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百姓愁苦天下騷然
天寶之亂實基於此況今國家之治遠不及唐變良
為賤不特主客之相混流離逃散之弊又不止於愁

苦而已乎其事之得喪了然無異燭照數計而 殿
下牢守媚逢之說不念邦本之危必欲刷出而後已
臣愚不敏潛憂隱歎不知其終歸於何地也加以京
師之軍竈日增州縣之兵簿日行朝創暮設羣起而
言計者莫不為傷民蠹穀之歸此乃今日興作之弊
動為民害者而至如流來病民之弊則又不可盡舉
臣請陳其一二夫今所謂貢案者本非 祖宗朝所
定也乃燕山中年用度侈張常貢不足以供百需故
加定雜物以充其欲膠守八十餘年未嘗革罷向在
癸卯年間廟堂以喪亂之餘民多失業建請改定而

任事之臣全不致意所減者 末其所重害於民者
未曾刪去雖有改定之名實無改定之效今之列邑
所貢多非所產也有如緣木求魚乘船捕獸或轉貿
他邑來貨京中民費百倍公用不裕而徃歲百人之
物前年責辦十人前歲十人之納今年責辦一人其
勢必至於一民亦無然後乃已若不更張此弊邦本
一蹶無以為國議者猶以變亂舊章為言噫此雖
祖宗之法其害至於如此則不可不改况燕山之所
改定者有何持難而不罷乎且今所謂進上者非必
盡合上供也細瑣之物莫不畢獻水陸之物搜括無

遺而真擇其可合御膳者則亦無幾也古之聖王以
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雖使今日進獻之物
一一皆合上供亦當減省以舒民力况以不急之需
殘傷百姓乎且諸道之物力不齊而分定之數目未
均甚者一道殘民獵山漁水田蕪不耘屋壞不葺顛
沛流亡無以奠居民生到此寧不於悒乎且物膳之
出或有昔產今絕者而為官守者不問有無一切責
辦小有遲延編繫牢獄捶撻亂施窮寒之民朝夕難
保况此重價之物何路辦出乎粹髮叩膏頓號哭擗
裂裳為囊相率而逃之公海漁戶將至一空以 聖

上惻隱之心何忍為鱗介腥羶之物使民失業至此極乎且值客行之來則列邑差貧來留京中凡百物膳艱貿供納一雉之價幾至一石之米其他物價推此可知此皆非天墮而地湧也率是我赤子之膏血哀我民生何以支堪然此則事之無可奈何者為今之計唯以節減御膳損上益下為急務而議者猶曰享上之物臣子不可輕議損減此豈愛君之言昔帝堯以四海之大所奉不過糲飯藜羹而已今日帝王之奉雖不可責以帝堯所為人臣愛君以德亦可以節財用養民力為本豈以口腹之奉為重哉况今民

力漸不能支一朝財竭民無子遺四方進貢無路徵納則雖欲三分減一其可得乎且今隸籍民簿之民一有逃散者則必侵其一族及切隣一族切隣不能支保亦至於流散則又侵其一族之一族切隣之切隣一人之逃患及乎久其勢必至於民無子遺而後已而議者猶以為今者軍額隸籍絕戶者居半若罷此法無以應目前之百需流俗之見每每如是此國勢之所以終不振起也今者民生之困甚於倒懸若不急救勢將空國空國之後目前之需辦出何地此必至之理也且所貴乎軍額之不減者為其實有是

軍可以備用也今者絕戶之軍只侵一族徵其價布而已脫有緩急發軍之舉則一族終不足以荷戈價布終不足以募人安用吝惜虛簿以使民受實禍哉自古敗國之事固非一二而未有以侵一族切隣之弊亡其國者我國作俑未知昉於何時而此誠千古所無之患不可使聞於隣國也書曰罰不及嗣賞延于世斯民之流散出於困瘁固當惠鮮之不暇反以毒害之政散其未散之民此豈仁人君子之所可忍為也且我國地方之大不及中朝一州而臣嘗聞三皇明之世官職衙門不信我國云可見我國官方之太

冗而各寺吏胥之數反有倍於中朝豈不恠哉至於八道郡邑至多或有坐受無民之地者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民烏得不困乎夫設邑官民只為牧民而我國則邑夥民小多擁虛器四方蹙蹙蘓殘無日其勢將至於環八路而作曠土也不亦哀乎且今所謂方伯者兩界全南之外率以周年限滿雖以聰明有才者當之生民之利害政事之得失一年之內尚不能周知况今日之人既無才能又以不久在官全不修省乎且國家歲飭州縣以充定開丁為能事而民戶絕縮開丁甚歎所刷出者非童稚則乞人非乞人則

一舉集
士族也間丁實有幾人乎今雖籍名不久必成虛簿
而該曹方且矻矻然以必充為說其不度理勢亦甚
矣且如貧民若有子四五人者則雖傾財罷產不能
支一年之供仰天號呼欲死而不能得焉此豈聖王
愛民之政哉凡此數者皆流來病民之弊而其他逋
糶督捧役使偏重客行之時凡千人夫刷馬科外各
種無名之稅安能盡知亦安能盡舉哉昔在 宣廟
朝先正臣李珥慨然有志曰不革此數弊無以為治
前後疏章凡數十上而憚人交擠卒未果行有志莫
展齎恨而沒臣少而曾見其疏長而彌信其說嘗以

數奈之弊訪問于人則蠹政害國至今逾極臣亦不
勝慨然茲因李珥之舊說行以今日之新弊不避支
煩敢畢其說此非微臣之臆見乃李珥之格言也豈
非 殿下尤可惕然警念者乎嗚呼民者國之本也
國者君之本也而流來病民之弊既如彼今日法外
之徵又如足狗偷鼠竊之盜遍於都下威劫殺掠之
賊蝟起鄉曲三南之域幾將為草寇之藪自古及今
民窮作盜而國有不亂者乎加以我國人心本多怯
懦難以 祖宗全盛之時蕞爾草寇未易殄滅 一
祖之世長興之賊十年搆亂 明廟之朝海西之寇

一筆集 卷之八 四十一
亦十年拖禍向仁。宣朝朝李夢鶴以繩樞戶牖之
子崛起草昧之間持隻手招亂卒連陷五郡舉國震
駭近在 仁廟朝窮盜數百寇攘湖西之郡京師戒
嚴人皆荷擔命將出師若見大敵。祖宗全盛之時
尚且如此倘使今日之盜寇攘不已而間有黃巢綠
林之徒出於其間則以何民力可以抵當乎臣恐外
亂不作內變先萌蕭牆之禍起於域中而今世之人
苟安偷過聞臣此言者莫不捧腹大笑以為妖妄臣
言固妖妄然指臣言而為妖妄者亦安知非至愚乎
嗚呼 殿下若知民生之困國家之危至此極則

國當恐懼懷保之不暇何苦而紛紜興作重貽其害
乎 聖意必曰予之節用愛民雖不能如古聖王別
無窮奢極欲大興土木之舉今之興作雖非仁政之
本亦非作無益而害有益實欲富國強兵預為苞桑
之計也流俗之人因循懈怠雖以煩擾為說此皆庸
儒陳腐之談何足採也決意斷行小不持疑此豈非
國家之不幸而生民之大厄也奢侈之習雖曰病國
若不至於呂政揚廣之甚則其取其用尚有其限至
於興作之弊則今日始一役明日創一法百弊千瘼
紛紜並興使百姓東奔西走無時休息譬如汲井泉

者雖以大甕汲之若一二度而止則固不至渴雖以小杓酌之日夜滑滑不知止則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豈不危哉富國強兵雖曰霸者之事必也打破私欲一誠不懈然後方可以遂其欲豈有當危亂之日而不知節儉耳目之翫宴安之私子弟之奉貨利之殖十倍昇平之時而徒以浚剝殘民作器械築城池為事而能富國且強兵者哉至於軍旅之事臣所面墻而亦粗效其管見夫今京營之卒雖曰旬試月鍊既精且強為帥者紀律不明號令煩數徒以復虐為務不以撫綏為念士衆憤懣皆懷離心 聖上欲收其

心而又不得其要只令羨衣鮮服以為誇詡啗誘之地故此輩一有所賞則輒曰 聖上之若此者特畏寇而餌我豈真愛我哉遂生驕矜之心一有所逆則輒曰我輩將為國死難而何待之不厚若是耶遂生咨怨之情夫以憤怨之情挾驕矜之心內懷自利之計外無死長之誠則其能冒刃蹈火爭先犯鋒先國難而後其身者臣未敢料也是無乃國家之修軍政者徒修其偽而不務其實耶不然何廟堂日夜孜孜籌畫而齟齬趯踈之若此也此又微臣之所大憂者也凡此十數者或滓累 聖明之靈臺使不出於至

公至善之道或蟲賊朝廷之政令以致百職癯曠庶
事類廢或殄絕萬民之性命使不得身沾王化起而
為盜焉雖不知某事致某災某舉召某變而大抵今
日天災之沓臻國勢之扞掇莫不由於斯十數者也
若欲弭之安之轉災為祥變亂為治則亦豈一舉措
一施為之間所可能哉必須君臣上下一齊奮發先
正聖心以正朝廷既正朝廷以正萬民以至百度
庶績罔不出於正然後天怒庶可弭民怨庶可解也
雖然此非焦心勞神高遠難行之事其要只在人主
一念之善而已 殿下誠能赫然改圖奮然發憤大

警動于 聖衷曰古人之能使其國治其民安德覆
一時名垂萬古者豈有他哉不過此志惕勵振作一
於為國無自聖之癖無循私之心無紛紜動作之念
汨其中而然也今我之不能治國不能安民德不覆
於一時名將泯於後世者亦豈有他哉不過此志退
托自小不誠為國又有喜自聖好循私快紛紜動作
之念汨其中而然也人性一也古人何故能一於為
國而去其私慾我則何故不能一於為國而縱其私
慾乎痛斷舊習如刀斷絲奮發新志如水湧泉確乎
如山岳之不可拔堅乎如金石之不可破不移於讒

諂之口無撓於阿諛之說一定 聖志無少變易而
首以友愛之不盡痛自盡傷曰澣瀟二人 先王之
弱子寡人之稚弟其母雖有滔天之惡其身雖有不
道之罪我之同氣麟坪之外唯此二人而已渠雖負
我我豈忍箴怒宿怨割情拘繫衣不得解衣食不得
推食以傷我友于之情乎昔象之惡在法罔赦而舜
以兄弟之故愛無不至可謂循私不公而後世不以
此為舜之過也反稱舜之德不衰今日澣瀟之罪雖
曰難赦我若效舜之德釋象之罪撫而養之以盡其
道則人豈以此小我之德乎至於亡兄之子本無可

罪之事只坐其母之累而不見天日今已九年我今
怒視不為收養卒使便死於海島之中則異日九泉
之下何面目拜亡兄之靈乎斥羣小蜚起之邪論擴
聖衷藹然之至情立釋三兒致之京中或崇其爵而
厚其祿或羨其衣而豐其食源源引見以盡友于之
情則舉國之人孰不化 殿下之德而興仁厚之心
乎其於內帑之財則曰昔虞舜抵璧於淵投珠於谷
上古隆治之世帝王之不貴財尚如此況我今日國
勢將蹶民生將絕而北人之徵求益復無厭雖一物
不妄費一財不私用猶難塞其豁壑之欲若復別立

內帑崇積私財則民何能保餘生乎立罷內帑之藏
盡付有司以賑貧民之飢餓者而自今以後奴婢之
貢悉令有司收納其餘偷入之人悉推還本主則所
活不止數萬民之命不煩民力亦足以償彼人數年
之徵豈曰小補之哉其他第宅之營城池之築推刷
之舉營將之設三南幣木之價行宮糧餉之積州
郡軍器之造凡干瀆神詔鬼無用不急之費一切罷
去小無留礙然後手下哀痛之詔深陳既往之失如
漢武輪臺之詔唐皇奉天之旨布告八方使深山窮
谷之人無不曉然知 殿下更始之意而急令大臣

中稍有才能可以幹辦者尋掌貢察之事悉除燕山
之所加定丙癸卯之未及改者以復 祖宗之舊而
詳考列邑物產之有無田結之多少民戶之殘盛推
移量定均平如一必以本色納于各司而又令大臣
有司悉取進上名目講究緊歇只取其切於上供不
可不存者其餘不緊之物一切蠲除雖合於上供而
數目太多者亦復量減其數而至於一族切隣之弊
亦急撤罷則防物不禁自止民生如解倒懸雖疲瘵
殘疾亦皆歡忻鼓舞戴 殿下愛民力節經費廓然
大公不私一毫之盛德矣夫然後一動一靜罔不出

於正己一號一令固不出於愛民其於 經筵則除
至度愆和之外雖有事故日三 御筵未嘗停廢且
令 筵臣便坐進講如 祖宗舊例溫顏假色從容
顧問於經傳則討論微奧質難疑礙以沉潜玩索精
詣實踐為務於時務則政要民瘼反覆咨詢以革弊
救民陶鑄至治為期又每夜引接近臣於便殿不拘
煩禮 殿下亦以便服隨意坐卧凡古今治亂人物
賢否義理得失商確講究以廣聞見則其為進學益
智豈淺淺哉自古明王良臣常以夜對為喜者良以
志氣清明之時善端易發而開導不難故也此光武

所以討論典墳夜分乃罷我 莊憲王每夜引接待
臣咨訪治道恩義繾綣有如家人父子者也此非
殿下所當景行者乎臣愚以為 殿下非獨 御筵
之時其於平居亦多御外殿使承旨親奉 教旨臺
臣面論是非大臣入告謀猷而萬機之暇不撤觀書
六經則以尚書為本史記則以綱目為首其餘四書
五經心經近思錄先儒格言凡係正心修己治國平
天下之書者循環披讀深究其義今日格一理明日
格一理從事於斯無小懈怠則融會之久一朝豁然
物無不格理無不窮我之知見沕合聖賢嗜欲之誘

功利之說異端之害舉不足以累吾靈臺而大路坦
然行遠無疑以至決大事成大業如決江河而注之
海沛然莫之能禦也不亦休哉其於 儲宮輔翼之
道則除日三問安之外居外常多居內常小其入內
也則 殿下嚴立課程恒加檢飭整拱端居勤講書
史而時與從容燕語告之以國家之難治生民之難
保正直之必可進邪佞之必可退與馬聲色之不可
小玩誠正修齊之不可小緩使其心聳慎戒懼不敢
怠忽而凡宦官宮妾邪媚之言狎渫之事未嘗一接
於耳目一出外也則令師傅五日一見以示禮敬之

道令賓客輪日侍講以驗學問之進令僚員朝夕侍
坐或勉以盡考兩宮之道或勸以專意先聖之學或
辨義理之精粗或論古今之興亡以至飲食起居容
貌辭氣之際莫不有所正箴規則 王世子凡居
內出外所聞者莫非正言所見者莫非正事雖以凡
庸之資尚能變化氣質况以 儲宮聰睿之性其所
成就何可量哉將見日新月將以躋聖敬宗社之安
統業之固垂之永久而無窮矣不亦休哉其於辭令
則絕去堅執不平之言務為寬厚和順之辭洞洞屬
屬慎之又慎當語而語其語如圭璋當嘿而嘿其嘿

如玄天則臣隣士庶罔不悅服而一語一令永為後世師矣不亦休哉其於喜怒則一去忿憶之思常懷廣平之德雖有逆已者若合於義理則喜之雖有悅已者若悖於義理則怒之惟看其事之是非不循一己之私意則好惡皆在於彼喜怒無與於我古所謂公天下之喜而喜公天下之怒而怒者不得專羨於前矣不亦休哉其於賞罰則盡赦前後無罪而得譴者盡降前後無善而被擢者以示悔悞之意自茲以後一賞一罰皆從國人之言已雖欲賞國人若曰不可賞者則不賞已雖欲罰國人若曰不可罰者則不

罰賞必加於有功不以踈遠遺罰必及於有罪不以貴近免則賞一人而千萬人勸曰此為善而自得賞也非 殿下有意賞之也罰一人而千萬人懲曰此為惡而自取罰也非 殿下有意罰之也將見環境之內為善者日衆為惡者日無而賞罰之失中非所慮也不亦休哉其於言路則立釋前後以言獲罪者盡復舊官而誠心下 旨廣求讜言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駸者怒之狂誕者容之葑菲不以下體而不采英華靡遺藹藹不以賤品而不擇幽隱必達虛心平氣熟慮深思拂心之言則輒曰此是畜君之

欲也求諸道而獎進之遜志之言則輒曰此是逢君
之惡也求諸非道而斥退之唯以通上下之志講時
務之急去民瘼而醫國病者日夜孜孜而猶恐一夫
之不盡其情一事之不得其理植告善之旌置敢諫
之鼓使庶人莫不議於市則將見阿諛者變為忠蓋
軟熟者化為鯁直格言日聞 聖治日彰失之東隅
者雖不可追收之桑榆者庶有晚效矣不亦休哉其
於君臣交際之間則不患彼忠之不盡而唯恐吾誠
之未孚視大臣如股肱視臺諫如耳目其餘羣臣莫
不待之盡禮雖有微愆未嘗遽加譴責雖有小失未

嘗遽下司敗擺脫阻隔之意敷著誠信之德肝膽相
照表裡相通密如父子合如符契則為今日臣僚者
亦莫不隳肝抽膽竭誠事上有懷必陳有計必達上
下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不
亦休哉其於人才則不患賢能之難得唯恐我求之
不誠數召大臣卿士告之以民生將熄國勢將絕必
須君臣上下一齊奮發庶可有為之志使之夙夜在
公盡心職事勤懇之意溢於言表則今世之士雖曰
鄙聞一端秉彝之心人皆有之孰不感激 天意策
勵庸鈍乎 殿下尤自警飭盡黜前後官人之加選

者只給使令以示不貴之意而夙宵勤念唯在得人
其於大政之日必常親臨守令則必以愛民蠲瘼
聲譽素彰者差之庶官則必以為善有行聞望稍著
者差之臺諫則必以前日直言敢諫被罪得譴者差
之及他大小羣員亦皆量才度能各稱其職而其餘
席權勢而冒得好爵售讒佞而叨居達官者一切斥
去不復任用廣詢公卿侍從使之各薦所知以補不
足則掌銓之官雖曰不公咫尺天威之下誰敢徇私
蔑法以負聖意哉將見苞苴干請絕不復行而異
時朝臣之任事大異今日矣然此特矯救一時之弊

爾何足為多 殿下若欲大羅賢俊以興至治則必
須竭誠求士思共天職明明揚側急如飢渴嚴穴之
髦草野之俊莫不搜收網羅畢致京中厚給俸料以
示禮待數賜召見以諮治道觀其言而究其學察其
為而驗其行辨之既說人品益分然後始授以官或
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著者漸進以帥臣
職思之任公卿輔弼之位無所顧惜一如程頤所言
者則將見引彙並進野無遺士賢者欲行其道智者
欲售其術直者思獻其忠勇者思效其力以至一藝
一行之士莫不鵬翮豹變果足而沓至矣何患賢才

之難致哉夫然後信之焉而任之專並屈羣策執端
用中則國家雖大運之掌上事機雖煩決之建瓴拱
已無為區宇自安不亦休哉雖然 殿下若不先修
其德以為取人之本而徒欲應文備數以得亦賢之
名為務則豪傑之士望望遠道進取之臣紛紛並臻
駟刀為銛鏃錐為鈍徒長虛為之風無補國家之治
有何益哉必也 聖上先自顧省望道未見如文王
側身修行如宣王理明知盡賢耶自別然後豪傑之
士庶可得而國家之治庶可興也此非 殿下先
惕念者乎今之議者又曰此特迂儒陳言今世豈有

豪傑之士此皆流俗庸鄙之見也昔堯舜興而臯奭
進湯武作而伊呂出殷宗中興傳說斯得其餘創業
中興之君莫不廣求良弼以成大事而至如符堅之
徒亦能得王猛而用之古今天下豈嘗有有君無臣
之時哉今我東方壤地雖偏時代雖下若 聖上大
修德教至誠求賢則伊呂之佐雖不可得其能佐
聖明而與小康之治者必有其人矣豈敢誣千里之
邦遽謂之無賢才乎其於綱紀則 殿下首自奮勵
凡發號處事莫不粹然一出於大公至正之道嚴於
內治肅清 宮禁檢防姘戚杜絕交通使內言不出

外言不入抑制閭宦只供灑掃然後無問公主大君
勲戚公卿之家若得干禁蔑法者一以法斷小不容
私而至如侵奪魚澤之弊一切推罷使羣下咸覩
聖心如青天白日無一毫徇私之心則孰敢因循自
便不改舊習羣臣既如此則為士庶者亦何敢蔑法
干禁自抵刑辟哉將見舉國之內雷變風動唯法令
之是從矣雖然紀綱之大振非獨此一令之得正一
事之合宜而遽見其效矣必也尊賢使能去邪黜儉
考績核實信賞必罰施為注措無不合天理順人心
大服一世然後方可謂之大振倘 殿下於向十數

事更加三思堅行不疑則雖二帝三王所以悅服人
心扶持世道者亦不外此矣不亦休哉其於奢靡則
殿下首先節儉被漢文之弋綈惜宋祖之一羊御社
不厭澣濯常膳量宜減損而 內殿亦以馬后大練
自飭以為矜式諸宮之地至如大禮之儀服玩之美
亦不必悉遵舊規斟酌省務使得宜而次戒左右
佞嬖禁其綵段之服次戒公主大君家禁其珠玉錦
繡之飾次戒公卿大夫除章服外不得衣綾段而凡
婚喪服食之制無不詳定節目使不得僭踰至如譯
官吏胥市井妓娼之僭衣紬帛紋繡者一依邦憲無

一書集 卷之八 五十二
所容貸而若有終不奉法小無悛改者則此乃亂民也率付之有司斷以重律臺官若以請賂輕釋犯禁者亦皆斥罷則人人皆知自好夫豈有干禁行賂之事乎將見上行下效風動草偃貴戚視宮中之所為卿士視貴戚之所為庶民視卿士之所為爭以奢靡為恥節儉為貴豪侈之習一去而敦朴之習可回矣不亦休哉其於士習則 殿下先講聖學懋自時敏孜孜夙夜不少懈怠又數幸太學聽經講學一如祖宗故事以為矜式聳動之地而至於擇師儒敷教迪之法一依李珣選士之規持之不撓行之不怠以

至積年之久則為士者皆知德義之可尊不徒文藝之為尚凡民興起四方風動教導之職亦復甚重不屑就之士亦有肯為者矣不亦休哉今世之士多曰此法固善庶幾古昔取人之法但世代漸下民偽日滋 祖宗全盛之時尚且難行況今習俗不及 祖宗朝遠甚選拔之時必多徇私與選之人率是京華粉飾之輩外方干譽之徒有何補於士習之正乎此皆流俗之見也今日士習之正其不及於 祖宗朝固遠矣然人心本善不以古今而有異則內外多士之中亦豈全無向學之人乎且自古立法固是待人

一學集 卷之八 五十三
而行不為無人而不立其法茲法既行風俗漸變士
知廉恥則徇私之弊亦當自止矣若以徇私為懼徒
守常規則利欲之網無人得脫尚可望明教化而作
人才乎且如今日學校所為徒行文具則此法亦歸
虛偽固難收效若 聖上專意敷教一於務實則豈
終無丕變之化乎李珣選士之規曰為今之計莫如
令八道及京師五部每年一度選生進及幼學稍有
學問之志不為非義之人不必太高其選只知道學
之可尚者皆當與焉錄其名悉移于吏曹及禮曹會
于一處案其簿而更加商議取上舍生二百人居于

太學分五番每番四十人雖在鄉者必及期而至又
取幼學二百人分處四學每學五十人亦分六番每
番一十人名之曰選士別擇儒臣之學高行尊者為
太學及四學之官使誨諸生唯以講明正學為務其
學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擇善修身以成德為期曉
達治道以經濟為志若有學行皆中於是者則即陞
于朝使居臺侍之列雖不及此而行無瑕玷年過四
十者授以百執事之職如有信道不篤行已無檢者
刊除其籍使禮曹更擇他人隨闕隨補且其廩養之
具極其豐潔以盡禮賢之道若外方幼學與選者則

隨其多小居於鄉校或書院量宜分番官給供具使
受教于訓導若於外方選士中若有學行卓然者州
縣報于監司監司錄其名移于吏禮曹俾居于太學
下齋接待與生進無異觀其實德具補于朝其餘生
進幼學之不參選士者生進籍名于太學幼學籍名
于四學皆依舊格但不為圓點不食官養只於釋奠
及 主上視學及上䟽章之時一齊聚會乃參食堂
外邑數外儒生若不識一字無復可教者悉補軍額
其於赴舉之時除式年大舉別科之外如 庭試之
科只選士得參而允儒不與焉式年則生進之為選

士者赴館試其餘生進赴鄉漢城試外方訓導之官
則令八道監司移文列邑每三年一度選其鄉人之
能通經史稍知向方可為人師者錄其名報于監司
監司合諸邑之選而移于吏曹吏曹按其簿博採公
論更加詳擇凡差訓導之際必以其邑之人授之其
邑無人則授隣邑之人隣邑無人則授以其道之人
不限其箇滿准以成教為期使命之行待之以禮不
入鄉校則不使祗迎除儒生試講之外凡公會並不
來參使訓導持身自重勉勵學者然後每年監司親
臨考其成績但試儒生不試訓導若使儒生能知道

學之可尚整其威儀飭其行檢其讀書務以窮理為
要者績之上也若使儒生讀書不倦操行無疵雖不
及科舉之習不至於奪志榮進者次也若使儒生曉
解文義能善製述則又其次也績之上者馳啓論賞
授以六品之職以聳動士林其次亦啓其勞加其資
級以示褒賞使勉於教訓又其次者監司深加獎勸
使之勗勵進步若其依舊碌碌無績可考者即課以
殿最又若貪鄙無節誅求校生者按律治罪云云其
於軍政則器械不須增備准以精利已備者為務軍
額不須增定准以練習已定者為務將佐不須增置

准以激勵已置者為務校閱必以隙而不奪農時簡
選毋貪多而專事其實使人人精銳士士強壯則吾
東國雖小諸路兵將不下數十萬京營兵亦不下萬
人尚可以禦外侮固封疆何必傷財病民加修增定
而後能效古人曰兵貴精不務多豈非今日所當法
者乎然 殿下猶慮疎虞必思精飭不煩民力而修
之以內帑之財不獨籍民而先之以內需之奴則臣
隣士庶孰敢曰不可者雖然民者本也兵者末也民
生之困莫此時若則臣愚以為今之急務在民不在
兵也 殿下苟能誠心愛民左右輔養效夏后之泣

一
卷之六
五
事法周文之如傷則民之戴 殿下亦將如手足之
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赤足而蹈湯火空拳而冒白
刃爭欲死吾君而軍政之修舉特一舉措間事耳不
亦休哉嗚呼今之聞臣此言者莫不以為腐儒常談
殿下亦以為迂遠而不省昔孟子以亞聖之才當戰
國之世歷聘齊梁未嘗一及軍旅唯以制民產行王
道為言者豈有他哉良以本始不可不先而末終不
可不後也亦可謂之迂遠而不省乎至於吏胥非仁
六部諸司之吏無俸遊食納賂售姦者其數不量若
如外方則凡衙前使令等輩長立官門其苦莫甚速

令該司詳考各衙列邑之大小量定隸吏胥徒之多
寡除給料復戶者外悉去剩貧僅及使令而申明賦
律嚴立科目許民陳訴以察其冤發隱摘伏以得其
情若有如前侵漁受賂事覺者布一疋以上悉治以
全家之律以實邊圉空虛之地則吏胥侵漁之弊自
可息絕不亦休哉其於民生則急令有司倣唐虞建
百之制內而各司可併者併之外而列郡可合者合
之祗存有為之官悉捐不急之負使朝無俸位民有
餘力而凡民間疾苦無問細弊微瘼雖一尺一升之
物稍涉病民者一切蠲去其惜民力若肌肉之難割

其業民產若調飢之求哺其革弊瘼若急病之服藥
而猶恐一毫之未盡一事之或害一民飢則曰我飢
之也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我陷之
也利之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聚樂之勿
苦喜之勿怒盡氣急救如見赤子之入井則將見離
散者安集疾痛者謳歌人給家足既致富庶之業安
堵莫枕自有樂生之心矣夫然後禁遊民之度為僧
尼者盡還本業而申之以孝悌忠信之教則人心之
惡亦漸於變而盜賊之患有不足慮也不亦休哉今
日害治之弊固非一端而莫甚於民生之失所今日

求治之方亦非一端而又莫切於使民遂業故臣今
反覆開陳重言而不知止焉倘 殿下不以為卑更
加察納則民生之安可計日而待也雖然 殿下
心萬化之本也其所修省者苟或有一息間斷則今
日雖改一愆明日必當復萌今日雖革一弊明日必
當復設悠悠泛泛迄無底績之日矣可不懼哉雖然
此非如臣庸暗所可創出新見以備藥石之供堯舜
傳授之訓著在方策倘 殿下守而不失則作聖之
基實在是矣伏願 殿下黜雜霸假仁之術遵聖王
實心之學既致思卞之功以益聖智又加敦篤之行

以進聖德存此心於齋莊精一之中察此心於幽獨
隱微之際不以廣庭朝會有所加勉不以私間燕居
有所加損敬以為主而怠不得肆念念提撕件件兢
業萬累衆欲洗滌於靈臺五常百行磨礪乎至善食
息酬酢而涵泳義理懲窒遷改而懋勉誠正真積之
多而歷時之久則自然義精仁熟欲罷不能不自覺
其入於聖賢中正之域矣實踐之效至於如此則道
成德立為治之本自立宮闈不期正而自正朝廷不
期靖而自靖萬民不期安而自安災轉為祥亂變為
治措世隆平納民仁壽可以比肩於三代之治豈獨

救今日弊政而已乎如是而或不免有水旱之災
殿下亦不遽生懈怠益加警飭以成湯之自責太戊
之從善日夜恐懼顧省則天人之應捷如影響將見
乖氣自塞和氣自臻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
天祿永昌萬世無疆矣不亦休哉不亦休哉嗚呼三
代以後有國之君每以此言為腐儒常談不思力行
者特其心汨於人欲暗於大道不知實理之所在先
為退托之庸言豈嘗有行之而不得其效者乎自古
及今聖莫大於堯舜周孔賢莫盛於思孟程朱而其
言出治之本必以正心為言使茲數三聖賢非聖賢

也則可如謂之聖賢雖使復出今日言治必先正心
亦可謂之常談而不用乎臣之此言非臣之言特以
茲數聖賢之遺意剽竊先儒之言略加敷演仰勉
聖明者也豈非 殿下尤可省念者乎嗚呼若使
殿下正心修己以安百姓而當時不戴其德後世不
稱其賢則雖不為可也當時戴其德而不衰後世稱
其賢而不已特與古聖君比數而不為之亦何也自
古亂亡之君或有好土木樂遊畋而亡者或有淫聲
色喜兵革而亡者今 殿下臨御六載未嘗踰關越
海遠興師旅則其可謂喜兵革乎未嘗馳騁弋獵逸

豫無度則其可謂樂遊畋乎太液建章未立漢闕淫
聲羨色不蓄唐宮則土木聲色之玩於 殿下何有
今日之不治者特 殿下自聖之心未能祛喜私之
癖未能醫快紛紜動作之念未能定而然也 殿下
何惜去此數病而獨不惜國家之大日隲危亡耶嗚
呼 殿下以此時為何等時也仰觀乾象乾象素矣
俯察地氣地氣乖矣旁占人紀人紀泯矣民心涵涵
思亂草寇處處蜂起而內無輔弼之大臣外無宣化
之方伯今之國勢不亦岌岌殆哉以臣妄見不出十
年禍亂必作而朝臣無一言匡救之策 聖上無一

心奮作之誠若此頽潰終至於不可為之地則君臣
上下雖一齊追悔尚何及哉今使 聖明既無可治
之才又無願治之誠而國事至此則臣民絕望無復
有恨今 殿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既有可治之才
又有願治之誠而惟其不識治要紛然度日國勢自
至朽敗民生自就散亡則志士仁人孰不於此時而
於悒也今之朝廷雖曰混濁尚未有作威作福之臣
民心雖曰涵懼尚未有黃巢綠林之亂南北雖曰有
警尚未有侵掠邊圉之患及今疾救庶可有為而
祖宗付托之重既如此皇天勸戒之至又如彼政是

殿下之政民是 殿下之民 殿下誰禁而莫之治
也嗚呼國家之所以回亂反治者只在今日國家之
所以因亂趨亡者亦在今日國家今日此誠吾東興
廢存亡之秋而求言之 昔適下此時臣雖踈遠素
積忠憤之懷則不於此時略吐愚見仰徹 宸聰以
裨萬一而更待何日乎今臣之草此疏也親黨爭來
止之曰人臣之進言有二道焉有位有才而開陳時
務者此忠也無才無位而妄自論列者此愚也今汝
年纔弱冠學未知方才不足以當務識不足以達治
且以布衣之身處迺下之地妄論 聖心之操捨朝

政之得失言之可否顧不暇論獨不念禍患之及身乎臣笑而應之曰子言固善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士之生世或有知幾遠道囂然自樂者或有愛君憂國出於至誠不能自己者固不可以一槩論也今余素性忼慨不能自晦自在髮齒常以居官則竭誠奉公臨亂則殺身成仁二者斷定於中雖身生僻遠處同下流當不諱之朝值求言之日尚欲有所開陳况我生長輦轂之下世食吾君之祿受國厚恩與肉食無別乎且自古以布衣陳疏者豈獨余哉昔王仲以布衣上十三策於隋文張齊賢以布衣上十策

於宋祖程叔子十八上書仁宗勸行王道陳同甫以布衣四上書於孝宗請雪國恥呂祖泰以布衣上書寧宗請斬韓侂胄以我國言之南秋江十八上書成廟請復昭陵金寒暄以布衣上書請斬妖僧李穆亦以布衣上書請烹尹弼商此數君子雖道有大小才有高下言有輕重其所以愛君憂國之心固未嘗不同也今余才識言論雖百不及於古人其所以愛君憂國之心豈獨下於古人萬一聖明不以為鄙而採施政教則東民之受賜固已多矣身之利害顧不暇恤况聖德廣大天覆海涵在瞽之說莫不優

容則今余所陳雖曰狂雜無非憂國之至誠愛君之
赤衷 聖明必哀而恕之豈忍以譴罰而加之噫
聖上以誠心求言而吾若不言則是吾負 聖明也
吾以血誠封章而 聖上若罪臣則是 聖明負臣
也吾以一介布衣之身尚不忍負 聖意 聖上以
萬乘君師之尊其忍負微臣哉且吾聞之魯女有倚
柱之歌齊婦有停織之憂向者戶部吏有應 旨投
疏之舉今余冠儒冠衣儒衣出入於學校之中而獨
不能如愚婦賤吏乎凡子所言皆非吾之所願聞也
臣一切謝遣竭精覃思晝度夜思寢不暇寐食不知

味者幾一月始能搆出臣才鈍又不能疾書故搆出
後幾十數日始能繕寫敢此仰呈伏願 殿下試用
臣策行之不疑如是五年朝廷不靖民生不安國家
不治請治臣以誣罔之罪以為越職言事者之戒臣
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余少也不自量慨然慕王仲淹范希文之為人見
國家闕失生民困戚輒忼慨泣下常欲封章論列
而未由路也歲甲午冬日雷變自 上手教求言
辭旨懇惻遂草數萬言將上之際伯昆上庠公作
書切責余不敢違曰棄置不果上今朝偶閱舊籍

見之展卷一讀語多矯漏亢厲雖傷於切直忠讜
所發亦豈無一二可取者乎噫使此疏上而幸蒙
察納採施政教則民之受賜多矣或牴牾 聖旨
橫罹竄斥則私門之不幸極矣余之欲上伯公之
止之或緣救時之急或出明哲之戒各不無其義
而竟使疏本深藏廢棄於篋笥中徒作一空紙而
已則豈亶余之慨惜實民之無福也乃喟然而題
之歲舍丙申暮春之下澣一峯識

一峯先生文集卷之八

一峯先生文集卷之九目錄

封事

甲寅封事

一峯先生文集卷之九

封事

甲寅封事

伏以旻天不弔 慈聖禮陵哀纏率土痛結 宸極
此誠 聖主諒闇之日臣工敦匠之秋如微臣踈遠
之賤謀不宜遽徹於 四聰而事有當急機不容失
則軍國安危之大計亦不可後時而無及此臣所以
抗慨激切冒昧論列區區出位之嫌屑屑循常之規
有不敢顧者也伏願 聖明試垂察焉臣得之道路
之傳播叅之使价之奏狀彼中事情槩可知知內有

一學集 卷之九
謀亂竊發之徒外有強藩擁兵以叛人心汹撓遠邇
響震真機實狀雖未必其盡如所聞而危虞之形敗
亂之兆誠有不可掩者蓋三桂本以首事之人終乃
倡亂則撫綏勳舊已失其道而中華禮樂之地人士
衣冠之會其終不可以威鎮而力服也明矣往歲三
星之見分在翼軫而今日兵戈之端實自荆楚則天
下之亂其將自此而復作矣大凡天下之勢根深者
難拔源淺者易涸而彼清人之立國本不及於金元
自昔契丹之有燕雲中土之淪於左衽久矣遼衰金
乘其勢漸大驅趙宋一隅之地據天下三分之二臣

中國之民用中國之才治平累世傳祚踰百而蒙元
之興其勢尤盛蹂金滅宋奄有區夏中原豪傑皆樂
為用如劉秉忠史天澤姚樞許衡之屬或為之將相
或輔以文學一統幾九十載傳緒過百六十餘年自
古胡運之盛未有若是其久者也清人則不然只以
數十年縱橫關外之餘適值中國自滅於流賊之手
三桂自引為鄉導之官雍容一朝賭取天下此實時
丁蕩殘之極世無英豪之才力屈勢伏暫就羈紲蓋
邀倖一時之利而北經營百戰而得者也是以彼雖
統一車書盡有堯封而常懷內疑外顧之念未有長

治久安之計省部治官一漢一清客主之形既異猜
嫌之勢自成君臣不相信華夷不相睦加以國祚短
絕三十年間三易其主政令屢變誅殺相仍其基固
不固矣其本固易搖矣如其不然以混一區宇之大
有一叛臣於南維萬里之外而都下之震驚人心之
汹懼一何至此也三桂兵力之強弱勝敗固不可臆
度而懸斷自古如此之類或僅能自保或為真主驅
除而終未能有得志於天下者至如燕瀋竊發之徒
謀淺迹露終必無成此固無足道者而風塵一起海
內騷然大豪小猾雲擾鼎沸於秦晉楚蜀之間者將

次第應響而起若世無真主則瓜分豆割或如南北
五季之時固未可知也而若使世有真主則因人心
之思漢應天意之厭穢平定華夏驅腥膻於朔漠之
外者亦不難矣彼之不能久處中土退保遼瀋特一
瞬目間耳雖然彼縱失意中國遁逃舊疆其沉鷲桀
黠之才跳盪驍健之騎亦足以制我國之死命接近
門庭洞曉虛實輕侮既極無小忌畏彼若干戈口尋
兵食日耗則援軍需糧之求將必絡屬於道路矣一
猶可辦國內已擾若至再三而不知止則以我國今
日之形勢將何兵力可以續遣將何糧資可以連濟

應之則民窮財竭國不堪支矣不應則累世盟約一朝淪敗侵突蹂躪之患勢所必至思之至此不寒而粟且聞蒙胡種落連結三桂不應彼命云事之真偽雖未的知然其崛強而不順伏則著矣彼勢既弱之後蒙胡又從而掩後相擊則彼之腹背受敵卒難支吾有不暇言而地近勢逼我國之替受其患者又將何如至於北路藩胡部落亦日強盛而與我只隔一水不敢肆掠者亦以臣伏於清人也若使蒙胡漸盛清人漸弱則背弱負強勢所必然兩胡相結形勢漸張則寇攘北邊甚非難事小可以蕩破一路大可以

長驅直上當此之時未知國家將何以禦之乎竊思清人之所大患我國之所大憂者莫如蒙胡臣非敢以金元迭代之故膠柱已然之迹而言之也天下之物方生者漸盛已盛者必衰清人之興今已五十七歲入主中華亦已三十餘載君臣上下驕淫沉醉於富貴紛華之中志業日益偷氣力日益脆譬如向秋之木枝葉已瘁一遇迅風其落可立而待也蒙胡身處朔北風寒之地日以射獵馳逐為事其志氣之麤獷筋力之勁悍固已倍從於清人而且其新起崛強日思所以奮興譬如方長之木柯條日茁其勢不

可得而過也豈非可懼之甚乎臣又聞鄭經所居之地距我南海不遠又與日本交通商舶尋常往來云此非塗聽難信者臣親聞諸曾經萊守者及新從接慰而歸者其說同然雖未知其居在何處其道里程息又幾何而其去海邑不遠而近則有或然矣今者三桂既叛經必與之通謀彼中鄭二舍之說似非大段孟浪而汀漳浙直以至登萊者自有張瑄故路清都之戒嚴海道亦必以此而若使經既知彼國方有事中土不能出師東援且悉我人無備不能迎敵摧敗結連倭奴俾作鄉導恐其精銳直薄南鄙則變出

意外將若之何日本雖與我和好已久而狡夷變詐反覆難信其欲抵巇逞欲亦已久矣壬辰入寇既已大剽於中國之援清國突騎又彼平昔之素所畏者故趨起忌疑隱忍不發若一有可乘之隙而又無北援之懼則安知其以盟好為必可信而不敢渝肯也嶺南一路自近年以來連歲凶歉民困特甚矧復非常之災可愕之變駭耳怵以疊現層出天意人事危畏莫測則其憂海寇之猝迫者抑可謂之過慮而安憂乎臣之已上三說非敢謂料敵不差必有是事而為國長計者慮無不周亦安保其必無是事也以我

國壤地之褊當天下艱虞之日雖使民力稍完兵勢稍壯西支南撐固可凜凜况今國有巨創大役連年去歲飢侵不下庚辛民財已竭民力已殫皆懷渙散之念莫有愛戴之誠則民心無可恃矣將懦卒荒兵餽食小無緩急可仗之士有倉卒難備之虞則兵力無可倚矣恬嬉玩愒姑息苟且深識遠慮廟謨無聞怠緩從舉廷皆然則人才無可任矣以如此人才以如此兵力以如此民心以如此國勢天若助宋禍患不作則幸矣不幸而一有變亂起於南北則土崩瓦解之形立見而無可救矣民生已矣宗社何

依以愚臣韋布之微中夜思之不覺失聲而仰屋矧我聖上受祖宗付託之重為生靈億兆之主念一及此當作何如懷也嗚呼憂虞溢目變機萬端補東漏西莫適下手雖使前哲復生固難以時月塞其峒矣雖然幅員尚完而金甌無缺邊鄙尚安而兵革未警及此之時君臣上下遑遑汲汲一齊奮發解一國倒懸之民羅一國英俊之士團一國精勇之兵夙夜磨礪猶恐不及則精神所注事必收效禍亂尚可防寶曆尚可延矣不然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也殿下於此猶且歛衽袖手恭默無為循舊守常一不

變更存亡興衰一委之於天命之無可奈何也乎抑
將奮大志躬庶政求賢才結民心鍊軍實以轉危為
安變亂回治鞏固國勢措之於不拔之地乎夫臣所
謂奮大志者非如拘儒曲士掇拾先儒之說汎以立
志為言者也誠願 殿下常自激昂慷慨曰古昔中
興之君雖當國家敗亡社稷丘墟之後尚能聳志奮
力淬勵日夕櫛風沐雨備嘗艱險瀕危殆而不沮之
顛沛而不撓卒乃迓續天命光復舊物如夏之少康
以一旅而恢禹績漢之光武提千卒而興高業今我
受 先王之托君一國之大臣隣民庶猶舊也典章

法度猶前也而委靡頹廢自底危亡則將何顏面入
太廟拜 列聖乎赫然大警憤然自奮確此志如山
岳堅此志如金石其於勤政而求賢也養民而勵兵
也必以越句踐之抱冰握火生聚教訓燕昭王之吊
死問生卑身厚幣衛文公之大布大帛務材訓農晉
悼公之盟于羣臣選命六卿為志焉古今有異氣力
不同雖未能盡如古人之所為能以古人之志為志
而勉勉追行則思過半矣如句踐所為 聖明誠有
所不能行者矣如昭王之帛死問生文公之大布大
帛有何難行乎至於悼公之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

滯匡之用救災患禁滯匿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
用民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民無謗言此特
舉措之得宜 殿下自度聖志果不足以行此也乎
悼公十四卽位猶能以此自誓卒復霸業今 殿下
春秋鼎盛練事已多苟立此志獨不能如悼公之復
霸乎夫當衰世與當平世異平世則遵典章守功令
謹慎無為猶可治安衰世則不然必奮大有為之志
必行非常之舉措度越凡主之所為然後奮起委靡
之積習聳動怠惰之狃志庶可有為也苟如是者雖
以蕩殘之極如敗越弱燕者富國強兵復讎雪耻無

不如志今我 國家雖云衰替尚不至如兩國之甚
也 聖志一定鼓舞振作則上行下效雷厲風飛令
無不行事無不成舉一國之所為有何不如 聖志
之所期者哉此臣所謂奮大志也何謂躬庶政也臣
聞興事功在志成事功在行志不立則行無所標準
矣行不實則志無所湊泊矣今我 殿下雖奮大志
苟不躬親事事務實則亦何以收其效也今者 王
侯違豫哀疚在心臨朝聽事固所停廢矣亦望日於
卧內引接近臣凡軍國大政臺諫奏事省部庶務必
使承旨躬持入稟親奉 教旨又每於三日一召見

大臣重臣及三司之官使之前告謀敲面論是非以
及六部佐貳百司庶僚亦必輪回召對外方監兵守
宰辭 陞而去者差負而來者又皆趁時 引見咨
詢時弊訪究民瘼細務則必委之有司大事則必躬
自決焉細務不委之有司則不但煩瑣叢脞有妨大
體必勞於聽閱貽傷 玉體矣大事不面講熟論十
分適當則必多欠周詳有誤機要矣毋謂方在諒闇
而有所退托也毋謂身嬰疾恙而有所廢閣也昔張
昭謂孫權曰此豈孝廉涕泣時耶夫事機緊急時異
平世則不可拘於常例而有小差過也至於疾患若

是常時微恙則其在平日凡干章牘必使宦寺讀而
聽決焉宦寺之所讀奏者承旨獨不可讀奏耶君臣
猶家人父子也有可以相面論講者雖一日十見可
也無疾恙則已有疾恙則或坐或卧無不便者雖倚
枕而待之披衾而接之亦何害焉古昔帝王之於臣
僚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
皆以通上下之情而為 國家至計也至如漢高洗
足而見英布光武岸幘而迎馬援彼待初降之將異
國之臣猶且如此况今素所親密之臣有何疑嫌而
不數召見乎昔我 莊憲大王日三御筵每夜引接

侍臣咨訪治道恩義繾綣若我 光廟至引尹弼商
於卧内去 坤殿御坐不遠若此者豈不足以感臣
下之心而竭臣下之誠乎治世明君莫不皆然而後
世人主則不然高居深拱踈外臣鄰或一月而一再
見或一月而不一見情意阻隔而不相通機務積滯
而多誤失若此者亦有何益乎夫面接羣臣親決庶
務其益甚多凡天下事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
不足得於面論者利害常決於一言章奏之省覽批
判動延時日言辭之面達稟定不淹晷刻此一益也
日日引對論難政治則臣下賢否罔逃淵鑑其於通

曉時務昧闇機宜慷慨論治模稜避事面折廷諍阿
更逢迎粉飾文辯而無實行重遲鈍訥而有持守者
無不察之詳而知之審矣賢知忠直者進而陟之私
邪愚不肖者斥而黜之則官各當其器而職無所不
舉矣此一益也事有可以宣露於外者謀或有以秘
審而成者如有南北邊機關係緊要而不宜煩諸文
字必須面陳者則徑賜 召見毋致稽遲聚會諸臣
規畫 前席捨短用長劃即施行則邊情軍猷 聖
明自當熟諳且運用無迹機密頗密自無傳播中外
流入他人之虞此一益也人君之於臣下形迹最害

事凡有罪過含容不言則日累月積終至禍敗且人之情偽形諸文牘者其過易匿折於辯論者其情立見又自近年以來文法日繁論議日苛職司諸臣無不膠繞謬例顧瞻浮議左牽右掣動輒有礙而小有差謬臺參隨至出而供仕則謂無庸耻入而引疾則致廢職事辭疏呈單日事紛紜至於臺官朝更暮遞如宿傳舍今日衆務之曠闕大半由茲末致弊風莫此為甚自今朝臣凡有罪過而覺悟者及被臺參者率皆一召見面詰不拘形迹有如李德裕之言焉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後改

使卽視事大過則加以譴罰使各懲勵且戒臺臣勿舉瑣細而其言語微過聽聞小謬面諭其失使自慎重無復引避有所遮改則君臣之間疑問自化而事漸簡省官不數易矣此一益也人君躬先親務董率羣工循名責實信賞必罰則為臣下者莫不畏威知德夙夜砥礪殫其智之所至竭其力之所及私相勉戒恪勤職業惟恐一務有曠或蒙嚴譴一事不治或遭黜斥各勵在公之義競盡匪躬之節何暇肆為黨論互相傾軋自取重咎於 聖明之下哉積歲朋比之痼習不勞聲色而漸自消釋於下矣此一益也大

臣既皆勤業則小官自不瘵官內廷既能熙載則外
方亦皆懋功百僚師師八路風動實事實效大非曩
日之比而必復嚴明考課綜覈名實京僚品題一同
外宰不以積日累朔為陞遷之階惟視修職曠務為
黜陟之方歲終課最長官親奏等第於 冕旒之下
殿下面詢其能否勤慢得其實者褒之失其宜者譴
之則長官考績必慎無愆而日後除拜陞擢必用考
課第一則人爭琢磨事皆整飭矣此一益也 之灰
拓心宵莫如讀書書載古人言行前代興亡可鑑可
戒莫非後世師矣昔孫權勸呂蒙讀書曰卿言多務

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魏文帝問開廣
知見於李先對以多聚書籍此皆切近知要之言
也今者 聖候微恙不離長在調養之中講 傳
縱所未能必使博學儒臣輪日入侍取左傳綱目等
書相與講說討論 殿下卧而聽之如遇大利害大
禍亂則且莫使之究竟其說 殿下輒自思量使我
遇此事當如何處之嘿料其成敗而仍驗其得失今
日如是明日如是則其於治亂安危之幾興廢存亡
之理自然日知其所未知日解其所未解 立
廣聖見益明凡所處事決疑率皆察古宜今私 核

宜自無所難斷者矣且人之麗澤資益莫如
磨面人君則無師友只與臣僚相接而已雖
之時數引公卿侍從於 卧內凡政治利害義理得
失人物賢否家國興替從容講論不至傷氣則其於
進學益智所補不淺而且可以開爽煩鬱條暢心神
其與深處嚴密只對宦寺無所開發者相去何如哉
此一益也庶僚輪對外官引見不獨究百司積滯之
弊達遐方幽遠之情聽言詢事之際自可得
如有賢能淹滯不能自拔超而遷之不拘常格則彼
之蒙被陞用實出望外為國殫忠必有倍於循序例

進者矣昔呂蒙拔於行間魯肅出於凡品皆為國器
贊成大業明主用人何常之有此一益也由是觀之
面接羣臣躬決庶務有百益無一害 殿下
益如此則何苦而不為特因循舊例不自省悟耳一
致 睿思則豁然自覺斷然決行不待臣言之縷縷
而無小遲疑矣此臣所謂躬庶政者也何謂求賢才
也臣聞惟賢也故能任天下之重惟才也故能成天
下之務治平無事遵守成憲尚須賢才况當衰亂之
日扶顛持危濟艱亨屯非賢才何以裁朝紳人物之
眇然未有甚於今日循俗者居高位避謗者為達官

以舍嘿為大智摸稜為能事依阿苟容漫不可否而
年少新進之輩摘抉細故波蕩浮論賈名徽譽爭賭
進取及其官成卒事循嘿廼習已成衆流同歸賢智
退斥闕冗尊顯雖 殿下躬親萬機董勵羣工其中
稍有才識精力方强者猶可採過目前僅免譴罰若
其昏昧頽鈍至無能者雖欲強而長之何可得也其
所謂精明才力之臣只得居一官守一職斤斤自慎
而已論道經邦之策折衝禦侮之任決非持此等入
而言也必須鼓舞舉國之才俊爬羅巖穴之遺逸必
得度外奇傑之士超之常調例遷之外早處高顯展

布心志然後庶幾安危可仗緩急可恃也誠願 殿
下亟令八路州縣廣搜博訪不啻數雖一藝一能
之士稍見稱於鄉里者俱收并招咸萃監營監司會
諸邑之所薦考其學業德行察其知識才略拔其尤
而送于京師京師亦令大臣以下六部三司及三品
以上各薦所知亦不啻數毋如前日循私冗雜一出
大公務得實才其有可用之才而不為人知漏於薦
剡者則亦許人上書自薦須其齊到并會 闕下官
給筆札發問以治國大體備邊要務令大臣儒臣讀
而聽之 殿下躬自考別定其優劣則其學問之高

下識見之淺深方略之得失可以了然矣其能通治
道達時務者第為一科雖其學識未至論辯未博而
詳明勤幹能解事務可合百執事之任或文辭問學
全所空踈而沉勇武健又多遠略可堪將帥之職者
則令大臣重臣詳考明察又各第為一科而如外方
遠士俾處一公解自官給俸 殿下於引接臣僚之
時特許召對或一二人或三四人輪回入侍詔以治
道詢以時務訪以民要兵機以觀其言論器能則前
既試之以文已得其大要矣今復察言觀器又究其
底蘊矣辨之既審人品益分然後或試之邊鎮或授

以百執事或委付郡縣或擢置講官臺閣在職既久
工拙既著則能者進之不能者斥之如有徇私苟充
名實大異者則必究其某人所薦某道所選申明保
舉之法一一譴罷薦主如有奇才異能聲望赫然者
則必褒賞其薦主而漸進以帥臣方面之任公卿輔
弼之位何所不可哉今日所拔雖未必其盡副其實
薦舉考試每年如是求以至誠簡以至明用以至公
持之既久行之甚力則賢才漸多仕路自清草野巖
穴之髦莫不感 聖上大有為之志而引彙并進野
無遺士矣或者以為試人以文難得其實此與科場

發策何以相遠此大不然夫有用之文必有其實見
得然後知識言論可以動人苟無實見得則雖欲下
一字而不可得安可誣也昔柴世宗策羣臣以為國
開邊之要郎中王朴所對卓然周主用其策而平江
南擢為樞密為周寶臣試之以文果不足以得實乎
乎如王朴竒才固難得於今日亦必有一二達治識
務之策可合實用者矣其視掇拾冗腐僥倖科第年
除月遷終無所用者得失何如哉且詳明勤幹能解
事務者其視膏粱子弟不知東西鄉曲鄙夫奔走干
進者賢否何如也況勇武健又多遠略者其視承藉

先蔭濫秉帥鉞一當倉卒債敗灼然者優劣何如也
論者又以為衰世人才日就耗鑠此亦時運使然朝
廷尚如此草野有何竒才乎此又鄙俗無見之言也
夫世未嘗無賢才也特患朝廷不知而不用如伊傅
上古之事姑置不論前代帝王苟能大有為者其拔
士用才每出常情之外如馬周一武人之客也唐宗
一覽其奏三促召見卒為中書令王猛閭巷之一寒
士也如符堅亦能一聞呂婆樓之言而舉國政而聽
之奄有天下十分之八士其可以常調例格而求之
乎以常調例格而求士此度外豪傑之士所以終不

能得用也雖以我東事言之高麗用人規模頗濶故其得人其盛奇偉卓犖之亡率得展布抱負如姜邯贊尹灌金方慶等魁傑將相之臣前後相望及其衰也鄭世雲金得培等尚能破紅巾數十萬之衆我祖宗全盛之時用人亦非一律惟其人器相稱故沉雄才略之士拔自寒遠蔭仕而為將為相建功立事者比比有之中歲以後治平日久廟堂大臣苟安無事以文法拘人以程式取士度外豪傑之士始慢棄斥遠而不得售其才矣其在壬辰如趙憲真忠臣也明知倭寇必至封章叫闕叩頭流血而斥以妖妄而

不用郭勳趙真將帥也安於不未知必四十布衣老於鄉曲李舜臣有膽略智勇而又不附權貴僅得為殘縣監務權慳質朴木訥雖以宰相子而浮沉郎署時所謂上相乃謀國之李山海也所謂真將乃債事之李鎰元均也委以方面者乃不見一賊聞風奔潰之李洸金晬尹國馨也若使憲等早見用於時處憲以廊廟如再祐舜臣慳等或寄以閫外或委以方面綢繆陰兩預為之備則豈容使倭奴長驅深入如履無人之境如當日者乎及至今日時代益下用人之路日狹或以科目或以門閥或以論議苟非此三

者雖有經邦之才濟世之略亦不得當一命矣以今日朝臣之才脫遇變亂則其欲奔走縲絏如壬辰丙子之諸臣亦不能得也此臣所以扼腕太息重言而不知止者也 殿下試觀今日廷臣言果有一毫欺 天聽者乎 殿下苟能一依臣言至誠求才破常格而用之則如古昔英豪之才雖不可得其能在內而佐 聖上盡忠慮在外而為 聖明出死力內匡外禦保全疆域者必有其人矣天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矣豈有借才於異代而能為天下國家者乎此臣所謂求賢才者也何謂結民心也夫君依於

國國依於民無民無國無國無君此人人常談聽之不似新奇苟求其本則其事實然民離則國將何據而為國國破則君將誰依而為君此誠古今不易之當論也我國民生之困今幾載矣初戕於壬辰再陷於光海三敗於丁卯四喪於丙子五亡於辛亥之飢餓疫癘 祖宗休養之赤子殆無孑遺矣撫摩招集猶患不及勞來安頓如恐或後蘇殘起病復如平日尚不可以數年冀也况今徵斂無藝志鮮不敷朝家寬恤只歸虛文守宰貪虐有倍曩日賦役日益煩重飢饉日益荐臻物產日益枯竭風俗日益偷敗民產

日失民怨日甚民散日繼民志日離剜心刺骨無處
告訴號呼怨詎惟願變亂之速起噫嘻民亦人耳苟
非至難堪之苦至難忍之痛口何忍發此言也臣非
敢過為危言以動 天聽臣嘗躬歷鄉曲目見親聽
殿下深居九重安知民生之困民心之怨至於此極
乎自古民窮既極必有盜賊師旅一起國隨以
亡蓋民離則國弊國弊則勢弱內寇起而不能平外
侮至而不能遏矣漢唐亡於內寇趙宋亡於外夷大
明亡於流賊殷鑑不遠在人耳目今者狗盜鼠竊遍
於郡下殺越劫略屢警鄉曲根盤蒂固勢大年久諸

路郡邑幾將為草寇之藪若此不已為害轉益則安
知張角陳勝獨備禍於古昔黃巢綠林不為患於今
日也蕭牆之隱憂既如此南北之憂虞又如彼癰疽
一潰事變猝起則臣恐內寇發外必乘虛而長驅矣
外寇至內必投戈而響應矣內外皆危束手待亡言
之及此不覺痛哭如此而可不惕然大恐盡氣急救
思所以息民力而保民產有如捧漏而沃焦揀焚而
拯溺也乎今日民患舊弊日積新瘼日滋稠如牛毛
不可殫舉而其中最大苦者莫如諸色軍保身後之
重及逃故充補隣族侵徵之弊蓋 國朝定制凡為

軍丁有身後者歲出布人三疋如三代盛制姑捨無
論雖以唐家租庸調法言之其所謂庸調者不過綿
三兩絹二疋而我國則田稅雖輕貢法甚重身後出
布又至三疋之多鄉曲小民既供田租土貢又此每
歲三疋之布實難措納或倍息而出債或賣田而鬻
產雖僅支目前之急若過累歲之後則終未免流散
之患其為制豈不過重矣乎是以雖在昇平盛時民
物富庶之日閑丁充額為時巨弊當時軍額只有騎
步軍保無他雜色而身後既重良民鮮小則簽丁補
闕猶以為難今則既有訓局砲保又有御營軍保又

有守禦牙兵摠戎壯抄又有扈衛軍官而自訓局以
下諸衙門又各自有軍官其所謂別隊者復創此際
軍門日增軍額日廣凡號良民皆入於此其餘閑丁
所存幾何而逃故之補闕歲抄之加定一如前日無
所減省間以凶歉雖許限年勿定一二歲後便復如
舊雖有良守宰當軍額日廣之日值民戶絕縮之後
閑丁從何辦出乎所刷出者非童稚則士族而士族
非孱寒至甚不能自振者率多圖免惟童稚居半朝
廷雖有兒弱勿定之令非兒弱則無以充數而逃責
故雖三五歲乳下之兒莫不增齒苟充求免目前之

一峯集 卷之九
譴罰軍簿既上之後該曹惟以闕額之多補價布之不減為能誰復辨其虛實乎良民若有子四五人者則無問長幼准數出布一歲所供多至十數疋矣貧寒良民雖傾財破產何以堪此仰天冤呼相率而逃之一有逃戶則必侵其一族及切隣一族切隣不能支保亦至流散則又侵其一族之一族切隣之切隣一人之逃患及十百雖其流亡既久物故已遠有至累十年之久者其名尚隸虛簿則其禍猶及隣族古今雖有弊法苛政寧有徵布於百年已亡之白骨者乎隣族侵徵之弊非但閑丁為然如砲保御營軍保

內而各司諸負奴婢外而營鎮牙兵防軍凡有身後出布者莫不皆然而惟騎步軍保砲保等凡隸軍額者尤其特甚者也由是觀之隣族之痼弊由於軍戶之流亡軍戶之流亡由於身後之太重當此屢經變亂財產蕩竭之日一身數布決非所堪又從而并其兒弱而使出布十疋則亦安得不逃且散乎民生至此誠可於悒為今之計莫若大施曠蕩之典蠲減布疋永為成式刊去兒弱削絕逃故以解倒懸之苦稍寬一分之力使斯民漸尋生路也伏願 聖明亟令該曹凡騎步軍保砲保御營軍保外而營鎮牙兵防

軍內而內奴諸宮奴如壽進於義宮之類各司諸貢奴婢凡有身役出布者無問前日出布三疋與二疋并令一體定式每年只出一疋均平齊一無有異同則舉國之民無不仰 殿下不恤經費不拘舊例特施大需與民更始之盛意矣仍令諸道都事巡歷列邑凡內外諸色軍兵悉按軍簿計名點閱凡年十八以下悉令刊削實簿別置一簿必待年三二十或十八然後始許編籍出布逃亡絕戶無問遠邇新舊一切蕩滌只以其見存壯實年十八以上六十以下簽為實籍使之出布而此則逐年逃故隨闕隨補無一有縮其舊

籍闕額但錄幾名未充以待八九年生養長成隨得隨補期於必充而其他雜色奴婢之流亦皆一一按簿點閱刊去逃故一同軍保必使今日為男丁有身後者一歲一布之外更無他役則流散未久之戶漸可復還而隣族侵徵之弊不救自革矣議者多以為今日軍額絕戶居半見戶人納數布逃故并徵隣族而連因凶歉有所蠲減公入日縮府無餘儲矣今若既祛絕戶又刊兒弱又使之只出一布則目前百需何以成據且民情巧詐一切避後若無隣族之侵則軍額終於無一人也此又不可不慮也流俗鄙瑣

之見每每如此此國事之所以至於今日也今者民生嗷嗷如陷塗炭破家不支相繼流亡者莫非由於身後之太重兒弱之苟充隣族之併徵也若不急救此弊其勢終必空國空國之後目前百需責辦何地乎且使今日因常守舊無所變更浮費濫觴一如前日則此說亦然矣今若大節浮冗一廢興作官儲尺布亦不妄費則該曹調用不過番上雇軍價布官吏皂隸月俸及他不時之需而已臣未知一歲支撥其數凡幾何一丁一布所入亦幾何而較量彼此大相懸絕則又有一說焉 殿下若欲惠我元元拯濟艱

虞則官府一體莫非 殿下國家事也何論私財與外府之物乎首罷內帑一歸該曹而每年奴婢之貢悉令該曹收捧以助其不給如是而又不足則如勲府太僕及他諸司凡有米布衙門無問大小只量留其本司逐歲之用僅可周給而其餘米布并歸該曹此後奴婢所貢屯田所收該曹一皆收捧以供公用期使必給徐待閑丁漸充國用自支然後并還本司則今日經費豈有不足之憂其在事體又何不可之有哉雖在昇平無事諸司儲藏不宜若是太廣今當憂虞孔極民窮財竭 聖上尚罷內帑經費亦皆節

一峯集 卷之九
省則獨使諸司長金積布一事豐侈終使有用之物
反歸閑漫之地乎凡民之離鄉去族轉徙不定者皆
出於危迫不得已也彼雖巧詐若有產業可以資生
則孰肯自取流離之苦哉若無隣族之侵只應其一
身之後每年只出布一疋而又無兒弱并出之患則
民之安生樂業如脫水火矣其已流亡者亦當還集
又豈有一切避役之理乎且一夫三布則不可加以
他役一夫一布則皆可定為軍伍是失十萬之布而
得十萬之兵也其於國家孰為損益哉至於逋欠之
催督其害又有甚焉凡此受糶官穀以致積逋者率

皆貧戶疲氓實不可以責償者也年年拖延其數漸
多念此貧民一年耕作所收不敷卒歲糊口之資凡
百供官之後竭力營辦艱難備納尚患不足又豈有
餘力可以備許多穀物者乎枯木索津理必無得而
囚係妻女亂施捶撻宛轉於牢陛之中號呼於道途
之間稱貸乞丐既無所售賣產鬻田終歸失業或殞
斃於傍繫或流散於他鄉而逃故之逋欠又責於隣
族則隣族侵徵之害既甚於役布而又極於逋欠轉
輒增加莫可底止臣愚以為庚戌以前逋欠無論遠
近多寡盡許蕩蠲永勿追徵庚戌以後掛欠隨歲豐

一峯集 卷之九 二二四
歉漸次收納而當年分糶之穀則明勅列邑嚴加課
督使無一毫之未收毋致如前積欠終必難徵也今
日朝廷亦因諸臣之奏章已有權減逋欠之令而未
嘗永滌必欲待豐而收之豐年固不易得假令或值
小豐疲瘵僅蘇之氓安能一朝而盡辦積歲之重逋
乎徒煩囚係笞捶之苦只益愁怨疾痛之心終使之
破散流亡而亦不得准數收捧與其徒存虛簿終無
可徵厚失民心重傷民力曷若初降 德音快賜蕩
蠲仁聲所播民自知感實惠所及民庶保存之為愈
乎且民知積逋久欠之盡滌則小小掛欠自當備納

有不待公家之嚴督矣公家亦不待於苛政煩令虐
我殘氓而自可從容畢捧矣其於公私豈不兩便矣
乎夫今所謂貢案者本非 祖宗朝所定也燕山中
年用度侈張常貢不足以供百需故加定雜物以充
其欲膠守八十餘年未嘗革罷向在癸卯年間廟堂
以喪亂之餘民多失業建請改定而任事之臣既無
遠慮又不致意所減者特毫末其所重害於民者則
未曾刪去徒有改定之名實無改定之效或有本非
土產而仍存不改者或有元不緊重而不合 上供
者或有雖合 上供而數目太多者因循至今煩弊

日甚此誠今日所當急變而通之者也向者兩湖大同之建行若先改貢案以省名目後為大同量入為出則法幾盡善無復容議而急於揀民而徑行且以改貢案為難不計多小量出為入則其視直供本色防納刀磴之弊若歇輕重雖云懸殊一結十斗已為過重又有以十二斗而定行者此固為法而不盡詳者也嗚呼若使 聖明克念約已裕人之義夫行損上益下之道則雖在治平盛時民安物阜之日猶當克祛繁濫務行儉約痛革燕山崇侈廣欲之弊習以復一祖宗愛民裕國之善政况今衰季末運內訌外

聳民力之窮竭物產之耗絕已到十分地頭而尚且留情豐亨肆意豫大不思所以痛戒深懲大畏小警亟將弊政損益變通以紓目前剝膚之急乎誠願之殿下亟令廟堂諸臣取考貢物名目或存或去而先賜明諭以為今日異於常日此舉異於常舉不可以前日故套常例而處焉不可以平時煩文瑣節而拘焉勿謂 君上之供而有所慮於厚薄寧從薄而毋厚勿謂 祭饗之重而有所疑於去就寧從簡而毋泰既諭諸臣而以此為念 殿下亦以是自為之念劑量斟酌節省簡當本非土宜者刊除之元不緊重

者刪去之只取其至切至緊合於上供宜於三祭
饗要於日用不可不存者而又取其所存之中絕取
其給用而止餘外冗羨又悉從刪節務令未終所存
之數必取足於一結五斗之中而有餘裕然後仍遍
行此法於八路湖西則仍舊定以十斗湖南嶺南定
以十一斗湖西之五斗兩南之六斗以為輸京經費
之供其餘五斗留置本道本邑二斗給用官家三斗
儲為軍餉以備一朝之急而州縣或賑貸貧民或弛
張斂散或給凡百軍用必先報稟監司而後會其數
無使或有耗失濫用之弊關東大同前雖已行今宜

詳考土出節減刊除一同三南并與嶺北一體定行
而但此兩路地薄產小不比三南或以八斗或以九
斗或以粟米或以麻布隨其地宜較量彼此必使一
國之內民結所供齊整均一無有偏輕偏重之處而
嶺北則連歲飢饉民力已盡目今事機又異他處其
鍊兵積粟不可不別為措畫臣愚以為除其土產合
於御用不可不供若干物外如大同所收及田租
元賦特宜限年寬減留置本道專為備兵固圉之用
是亦今日事勢之不得已者也至於兩西則議者
或以為專供北使事異他道便民裕用但責州縣之

能否而已不必通行大同臣則以為不然兩西亦有田有畝其計結出米有何同異多出紬布之處一依山郡作木之例隨其本土之價以代納米亦無不可既有米布則雖供客費廣名目多端計給米紬換買百物取足其用自無所難且今關西之可憂有甚於嶺北郡邑所用客使所支之外其餘米布量宜除出以供兵備之用必使緩急得力亦無不可也臣必欲通行大同於八路者誠以大同之法其取民有定制且只取米布而不責諸色雜物一納米布之後民皆安坐在家無如前日之種種納物於官家數數待令

於公門艱輸倍費見困吏胥者也且貪官汙吏雖欲肆虐而國家既有定制實難輕易下手行之於今日苛政繁令纖細煩瑣之時誠為良法且州郡之事例各異低昂不類其為踳駁不可勝言而一行此法亦可以簡以一之此臣必欲行此法者也既行此法於八路之後嚴勅官吏明賜約束若於當收米布之外或有一毫一物敢自擅取於民以為己用者論以賊律不少饒假則其便民益國可以久行而無弊矣若以今日汲汲保民之義言之既減貢物之目取足五斗之中則直以七八斗定行以給京外使法簡而

費省賦輕而民便垂諸後代永為成憲自無不可而
但今時丁艱虞事變非一戰士不可不養軍餉不可
不阜而國儲蕩竭無路措辦今姑權宜苟且依前定
以十斗者亦出於不得已之下策也不然一結十斗
夫豈為至當之法乎凡為法者先齊其本後治其末
則雖有省減而用常有餘徒求其末不齊其本則雖
有增加而每患不足臣不暇遠引以近日湖西事證
之湖西大同行之二十年民皆稱便能善持守則夫
豈有後弊哉向者連年溫幸逐歲凶歉特施德惠有
所蠲減既有所蠲則必計所蠲之幾何量減 上供

之經費然後彼此相當保無後憂今則不然經費所
節不過一二而湖米所減幾及其半一年二年猶可
以積歲餘米量給支過矣餘米既盡之後則更將何
物以償貢物之價乎於是遂有丐貸他司之舉丐貸
而無可繼則終至有罷大同之議良法久行民蒙其
利一朝遽罷無所聊生相與疾聲叫閭請加毋罷則
民情之戚於此大可見矣而廟議一聞其言隨即加
定然則向日之所以減適所以為今日之增也是何
為政理民之道乎若使廷臣粗有遠慮能知齊本之
義則凶年省費衰世凡君猶能勉行而行幸特典

聖王大需慰悅民心者也既已為民而有所蠲除則以聖上愛民之大德量減如干之經用俾後無弊者豈有大段持難而相與含糊趨趨不敢發口及至無可奈何之地而後敢把良法而壞弄之欲罷欲加反覆不定謀國之拙一至於此耶昔漢高祖時天子不得具鉤駟以湯沐邑私自奉養馬將相或乘牛車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以天子之尊四海之大經費所供止於此數則當時用度之簡約可以想矣今日大同之米若以畿甸兩湖嶺南田結而併計之則想不下四十萬結其中雖有山郡

作木總以一結七八斗通而計之米不下二十萬石計除州縣之用轉漕之費上京實數亦不下十數萬石先改貢案後行大同刪去不緊之物盡除浮費之價則一結七八斗自可有裕平世經用亦足以支過矣今我聖上若果赫然大警奮發大志如遇大變革大患亂之日擺脫舊日之謬例亟行非常之舉措乘輿服御大加節減尚食物膳十分損約身先倡儉以及官中凡百用度比諸前日十省四五則十數萬石之米夫豈不足以供今日之經費乎臣又聞原襄黃海兩道沿海各邑進上煩重民不支保云臣請不

一 卷之九
避忌諱直陳無隱夫今所謂進上者非必盡合於
上供也細瑣之物莫不畢獻水陸之品搜括無遺而
真擇其可合御膳者則亦無幾也古之聖王以一人
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雖使今日所進一一皆合
於上供亦當減省以紓民力况以不急之需殘傷
百姓乎且諸道之物力不齊而分定之數目未均甚
者一道殘氓獵山漁水日不暇給田蕪不耘屋壞不
葺顛沛流亡無以莫居且物膳之出或有昔產今絕
者而為官守者不問有無一切責辦朝夕不給之民
贏糧倍費或遠貿他邑或來貨京中艱難稱貸備力

雇田不能自存相率逃散沿海漁戶將至一空以
聖上惻隱之心何忍為此少鮮介之物使民失業至
於此極乎臣愚以為此亦亟令大臣有司悉取進上
名目講究緊歇只取其切於上供不可不存者而
其餘不緊之物一切蠲除雖合於上供而數目太
多者亦復量減其數則沿海諸邑之民其蒙聖主
之賜者何可量哉今之議者又以為進上物膳雖云
頗重享上之物臣子何敢輕議減損流俗之見每
每如此此所以不能仰補聖德者也忠臣愛君以
大德不以小誠若使民生蘇息國家治安則吾君

一學集 卷之九 三十一
之所獲多矣豈以區區小物之增減足為損益於吾
君耶昔舜作漆器諫者十人武王嗜鮑魚太公不進
是使天子之貴尚不得用漆器食一魚矣虞臣太公
可謂不愛其君矣然而帝舜武王為天下之聖主虞
臣太公為天下之良弼未知今日廷臣徒知享上
之重而不進寬民之說者其忠反有加於虞臣太公
也乎況今民力萬不能支一朝蕩析民無孑遺而仍
之以師旅繼之以危亡四方進貢無路徵納則雖欲
十分減九其可得乎昔先正臣李珣每以進上之煩
重隣族侵徵之無謂慨然陳章期欲蠲罷而俗見携

貳論辨常切臣今推行李珣之說敢為 聖明而語
之此非臣言乃李珣之言也豈非 殿下尤當惕念
而猛省者乎夫 國家之置吏胥只以持行文簿定
給使令而已非有所干與作為而近年以來百司多
官朝更暮遞不知顛末凡百事務一委吏胥故塗名
絕簿緣文舞術操弄低仰售姦百端而至如外邑所
納之物則不分精麤不筭多寡惟視其貨賂輕重而
取捨之多則受之小則退之故列邑凡有供納於京
府者隨其物之大小夥寡別備賄資優給該吏有若
常規例式牢不可破者而此皆無問多小責辦民間

謂之人情價與之者惟恐其小而失其歡心終遭其黜退受之者有若貸人以物持衡受償毫毛不稱輒生咆哮官司視之若尋常凡人聽之為應然諺所謂進上貫串人情馱載者誠是據實之言也至於外方巨鎮猾吏或因武夫為吏或因癡兒作宰乘間抵隙弄執機要誘切愚氓賂遺狼藉京外同然固有紀極以至一僮一隸稍關官府者莫不憑藉官威侵漁百姓夫一人耕之不足為數人一歲之食一人作之不足為數人一歲之衣而上而竭力於一上供之物中而蕩儲於官府之徵及其終也剥膚浚血於吏胥之

誅求飢不得充腹寒不得蔽體而為吏胥者高其屋羨其食置田畝買臧獲優遊安樂以終其身若非侵奪民財何能若是昔曹植嘗曰我國以吏胥而亡李珣每誦此言於一穆陵曰曹植之言雖過亦有理焉曹植李珣之時不給吏胥俸料了無一錢所及若不侵漁百姓難免飢寒之患其勢固然容有可恕而其言猶若此今則不然京吏有料布外吏有復戶事異古昔而侵民作姦十倍前日豈非尤可痛者乎今聖上若董勵羣工修明政令百司官僚勤察職事則吏胥弄姦自不敢如前矣但積年痼弊亦難猝祛亟

一書集 卷之九
令該司詳考各衙列邑大小而量定吏胥皂隸多寡
僅給使令毋有剩負而嚴立科目申明賦律許民陳
訴以察其寃發摘隱伏以得其情至於外邑所納先
飭掌吏毋有贈遺親自點閱不容售姦若有如前侵
漁受賂事覺者布一疋以上悉治以全家之律以實
邊圉空虛之地則吏胥侵民之弊自可息絕矣此乃
今日救民之大且急者而其他流來病民之弊科外
無名之法種種貽害者臣既不能盡詳又不能條陳
亟令諸路方伯行移列邑守宰聚會鄉曲長老訪問
民間疾苦放舉條列報于方伯方伯報于朝廷擇率

臣精明有幹辦者專掌其事令大臣領之推移變通
裁量蠲減無問細弊微瘼雖一事一毫稍涉病民者
悉皆撤罷至誠下孚至惠下究則將見逋亡者還集
寃苦者權忻民怨可以解而民心可以結矣嗚呼衰
世財力日就耗竭而末路風習日趨奢靡雖十分奮
發十分節省為人之所不堪為行人之所不堪行其
視前代儉約不啻後秦矣縱使今日大省費用超出
常情比諸句踐昭王文公之時矣但百千之過也噫
句踐昭王文公尚矣無可議矣如唐憲宗欲平藩鎮
而亦能惡衣菲食蓄聚貨財賜魏博錢多至十五萬

一學集 卷之九 三十四
繙而宮中用度極儉朴揚行密之為淮南能以勤儉
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斂未及數
年公私富庶幾復昇平之業是以苟欲有為者必以
節經常為先蓋經費節然後民賦減民賦減然後民
力寬民力寬然後耕桑以時矣耕桑以時然後食足
財阜矣食足財阜然後兵可養糧可峙器可備而內
修外攘無不如意矣故臣於此極言竭論反覆人縷
而不知止焉倘 殿下動心忍性一用臣言必以一
結之五六斗一夫之一布足給經用而如或有不足
者隨不足而節之又節損之又損常裕用於此數之

內而不濫觴於此數之外夙夜刻意惟在愛養民力
勸課農桑行之數年確然不撓則終必至於民安物
阜國富兵強人多親上之誠士知死長之義有事而
可以支吾西南無憂禍患矣無事而可以修明政教
治臻小康功光 祖宗業垂後裔為我東中興之
聖主矣其視不忍一時之簡約不堪一物之損減委
靡因循不知變通終為衰季亂亡之歸者得失利害
何如哉臣言驟見之則有似狂踈急迫多有徑庭而
徐究之則其事實然其理甚明豈以 殿下之明聖
而有所顧疑而難行者乎此臣所謂結民心者也何

謂鍊軍實也夫養民固當汲汲而鍊軍亦可併舉蓋
民不養則食乏財竭雖欲養兵而不可得此養民所
以為先矣既完民力以時耕種既節經費稍有蓄積
則治兵鍊士亦當以時亟行而不容少緩雖在治平
盛世兵事不可踈略以備意外不虞之變况當今日
西畏東懾北慮南虞四面受敵朝夕待變而可以安
坐談笑不思所以治兵乎我東兵力其在三國時則
不知文教專尚武力故延壽惠真兩部所將多至十
五萬衆高麗文教雖歉而武備克修故姜邯贊以二
十萬衆破契丹十餘萬騎尹瓘吳延寵以十七萬衆

征女真鄭世雲金得培等亦以二十萬衆破紅巾當
時兵力之盛可以想矣我朝監勝國權臣之亂削去
家兵之規專意文治餘事武備故其在 祖宗全盛
之時雖嘗東襲對馬西服野人比諸麗朝則盖未免
有武略不競之虞矣治平日久兵備日弛壬辰之變
申砬以巡邊使募射手千餘行收兵而南下丙子之
亂金賊以都元帥帳下所領只是弱卒數千砬固無
謀輕淺金賊不足掛齒牙矣雖使良將當之以射手
千餘何以敵數十萬長驅之強倭以弱卒數千何以
待數萬充斥之鐵騎乎至於今日屢經變亂深知其

弊其於兵事非不致意而徒治其末未得其要軍門
列峙號令多歧軍額日廣實用益寡至於外方尤極
齟齬臣愚以為姑因其制稍變而通之期使精鍊而
有用焉可也凡兵貴精不務多昔柴世宗謂侍臣曰
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
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無所勸乃命大閱諸軍精銳
者陞之上軍羸弱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
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宋太祖選其
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
士卒精強前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此真知兵

要者也今者京師諸營既有禁旅又有訓局御營兩
軍精抄別隊近又創設數非不足而精則無聞臣竊
料今之禁軍即如周之殿前諸班也訓御兩軍即如
周之騎步諸軍也而禁軍數不滿千間有疲劣不武
者訓局則步卒既踰四千而多雜老弱騎兵僅及五
百御營則元額既廣保戶倍多養兵繁費過於訓局
而更休番上恒留京師者不過千數至於精抄別隊
一同御營之規虛張其數實歎其用臣以為禁軍必
填以一國武勇而數必滿千精抄亦選精勇一千并
號為禁兵而長留宿衛訓兵減步而為二千增騎而

一舉集 卷之九
為一千御營軍制亦同訓局騎步相當體均勢敵而
如別隊無名之兵亟罷毋難必使三軍騎步人無不
健士無不精此實急務也誠願亟令本兵及訓御兩
軍帥大會禁旅訓御諸軍詳加講閱悉汰其孱病老
弱者只留其精銳壯健者而又亟令諸路州縣無問
士族庶孽閑良公私賤極募選其有才力勇健者送
于監營監司聚州縣所選一一點閱送于京師令本
兵長貳及訓御兩軍帥齊會簡選試射以觀其才舉
石以驗其力馳騎以知其勇其拔石超距膂力出眾
者為右能御善射才長弓馬者為次步軍則試力試

砲試射或試刀鎗雜技不必六馬其規只能一藝者
并許參選通計新舊數盈八千而止精騎一千步銳
一千隸禁旅而必以閑良以上作隊精騎一千步銳
二千隸訓局精騎一千步銳二千隸御營而此兩軍
無問閑良公私賤惟視其才力超眾者而充其選公
私賤則并許免賤而私賤則代給以他公賤如是則
并三軍凡精騎三千步銳五千京師宿衛自無不足
之憂矣其餘訓御兩軍之羸弱見汰者及砲保御營
軍保別隊精抄之類刊其兒弱悉令出布一疋則布
不下十數萬疋矣禁騎則既同百官而頒祿矣其餘

諸軍當給月料者并七千石從前訓營騎步食公廩者歲不下五千人今止給三千則便餘二千之食矣一千給禁旅之步一千給御營之騎則所不足者只御營步二千石二千之食月給米人十斗則歲支米一萬六千石以本營軍保自前出米者二萬四千人代布出米人出米歲十斗則自可給二千之食矣禁騎則既自本兵兩給布矣其餘諸軍當給朔布者亦七千兩歲給布人九疋則歲支布六萬三千疋通兩計之八萬七千人之所出米布足以支用矣至於戰馬併計三千兩禁軍及訓營馬兵前所受官馬已不

下千三四百匹今日新備者亦當至千五六百匹亟令訓御兩營除出所儲銀貨各萬五千使自辦備則三萬之金足以具一千五六百匹之馬兩千五六百匹之馬月給糧馬十斗則歲支糧萬二千餘石萬二千疋之布足以裕其食矣又令兩營餘儲造成鎧甲器械則精騎又皆為鐵騎矣自今以後精抄納布儲本兵砲保御營軍保別隊米布則分半兩儲兩營以供逐歲軍馬之糧俸而屯田所收亦令分半各儲以供凡百軍需則將無偏輕偏重之勢軍無一京一外之異各盡心力爭務精鍊矣如是則國家不別加

備一疋之布加儲一石之米而變步為騎轉弱為強
數亦有加而無減矣利害得失比前何如矣雖以兩
軍帥言之兵猶前也財猶前也權柄猶前也法簡勢
便有何乖異之議乎京師宿衛固宜簡鍊精銳而外
方營鎮之兵又不可以齟齬踈脫如今日之甚也蓋
京營三軍只備宿衛而已如有變故則命將出師迎
遏敵兵之入者皆藉諸道兵也帥衆勤王以赴 國
家之急者亦藉諸道兵也軍勢尤不可以不壯而臣
竊惟我國之兵不能野戰由無精騎遇敵輒北由無
選鋒平居既無腹心撫養之士故臨難率多望風奔

潰之卒是以一當敵兵非惟不能迎擊克捷亦有未
及交鋒徑先退走者名雖為戰實不成據言之可為
寒心今欲救此患而反前之為惟當備戰馬而養部
曲要必使諸路隨其大小而各置七八千或近萬精
騎俾於平居將知士心士知將心恩信深結號令夙
行軍威稍壯士志堅定庶於一朝緩急之際相倚以
為強相恃以無恐不但馳擊衝突無倉卒奔散之憂
亦可以衛護步軍廣張形勢號召運用奔走策應無
不如志矣營鎮郡邑合為一陔則足以遏方張長驅
之勢禁直指王京之賊分為數屯扼險據要則亦可

一書集 卷之九
以禦闖入郡縣之寇無搶城掠民之患為今之計不
欲禦敵則已知欲禦敵捨是數策誠不知所以為計
而目今州縣武備日以頽廢步軍既甚凋弊而騎兵
尤極數少今當急募精勇廣具戰馬而但念內而
國家經儲已竭外而諸路物力蕩殘許多馬匹無路
辦出臣以為許令先就各其道內牧場揀取其可騎
者又令富人納馬良人給影職公私賤有納三馬者
并許贖為良而私賤則代給以公賤又募騎兵自備
馬者待養優異使爭奮興又令其營穀營布多般拮
拮竭力料理則通計新舊而六七千戰馬庶可措辦

矣其選士之規則無問士族庶孽閑良只募其有才
力膽勇年少驍健之人或勇力雖未過人如有智筭
幹用者則亦許參選并號為軍官監營置二百人兵
營置百五十人大州置百數十人中邑小邑置八九
十六七十人官給戰馬其自備馬者許給復半結如
烟戶雜役亦一切蕩除使之專力養馬每月三次各
會其官府馳騎習射鍊才試陣優賞以獎之設宴以
犒之方伯節帥巡到習操之時及本官隸陣之日必
使之在前任主將褊裨之親掌號召指揮之舉俾其
使令矚熟軍人畏服庶於異日緩急號召運用之際

易為得力而方伯節帥又必招見慰獎設宴犒享以
聳動其志氣其在常時則營府州縣各自撫養歲時
必問遺疾病必救護死喪必周恤親信恩愛以結其
心則古所謂養士得死力者正謂此等而因今日州
縣軍官之號寓古者親兵部曲之實用矣今日養兵
禦敵之要宜無先於此者矣其騎兵自備馬者無問
公私賤必優待厚養迥別他軍號為隨卒親軍烟戶
雜役一皆減除只令每月一次試射鍊才而其賞格
宴犒及帥臣之招見歲時之間遺疾病死喪之救恤
一如軍官無少異同使渠輩曉然知其同出於常漢

賤隸之中而獨蒙官府優異徒以有馬之故則常人
之情好勝而務高若稍有財資足能備馬者則無不
爭起應募矣今日增益騎兵之術宜亦無出於此者
而監兵營府為列邑之統率體面尊重民士所置兵
之數亦宜大異於郡邑監營則除軍官隨率外置精
騎七八百兵營置四五百騎而營府所鎮民戶單少
者則必移鎮於巨邑眾戶之地必以其邑之戶充其
所定之數馬皆自官備給而其選兵之規則毋問良
人公私賤必擇其年少有才力壯健者稱為馬兵別
隊次於隨率之後而其烟戶雜役亦許蕩減每月一

次齊會官府馳騎習射其賞格宴犒一與軍官隨率同例但其歲時之間遺疾病死喪之救恤雖不及於軍官隨率之例亦宜有加於步兵東伍之類庶可以增騎兵之數而壯國家之威重營府之勢而為列邑之倡敵來備禦豈有如今之茫然無所措者乎臣未知今日諸道形勢如何民士幾何而三南地大物衆為國根本竊想一道之力足以置近萬之精騎而又以前所謂大同米一結三斗儲為軍餉者并與元穀費耗而除出三分之一以備鑿田器械且以供賞格宴犒之費則軍食漸裕而軍需有資矣關西一路

計既裕自為良民歲久生長又漸可以簽丁補軍軍
食之易裕軍勢之易盛比諸三南事半功倍此誠今
日儲糧鍊兵之地也北路地接胡界風氣大異中土
其人素稱耐寒而強勁其馬亦號耐飢而健實臣愚
以為今日北路不遑他事專講武備為第一急務另
飭方伯及南北兵使使之悉意協心夙夜講究盡以
本道留置大同田稅米布為備馬供軍之資盡聚一
道之健馬盡揀一道之壯士厚賞以得其心精鍊以
鼓其勇則臣未知軍成騎幾何步幾何而其遇敵直
前精銳難當何下於彼之鐵騎乎關東地瘠民貧比

諸路最殘此實非講武之地也而亦宜申飭道臣專
意兵事或騎或步隨力團結其揀其鍊必加精慎毋
使踈虞必期有用或為畿輔之聲援或為關北之接
應犄角相倚以張形勢則此亦臨變待敵之一大助
也畿輔則或屬扞戎或屬守禦一為保障之地一為
扞衛之備不必復有所措置而但念畿甸為京師根
柢其衛內捍外居重馭輕之勢不宜如今之踈略也
特命兩軍帥明飭所屬州縣其選兵備馬一依三南
海西之例要使一軍所屬各置二千精騎而令兩
軍帥就其褊裨中擇其武健及有膽略者一二百為

其親軍或自備馬或自官給而皆以本廳物力從便
辦備而不使復煩 國家其在鄉軍官及牙兵亦令
之限毋敢踰制以絕齊民投屬之弊焉凡為將者必
以勇敢之士為其腹心常時親愛視如家人然後急
難盡力衛如父兄將為國致死士為將致死有前無
却以一當百矣如古之岳家韓家張家軍皆其明驗
也此今日方鎮騎軍之制也而亦望 國家從長計
議以精選監牧之官大舉牧馬之政擇朝臣
一人專掌其事期使長養蕃息歲
之沂渭唐之隴右五六年後必以牧場

士之騎則不必別費財力而自可裕用
之騎也夫一歲一布天下之歇後也編為卒
仁是也其間有事則發遣征戍無事則復還馱馱此
不易之常制雖明王復起亦必如此雖以今日一國
制言之私賤為束伍者無不出布為其主役何獨於
良民而不然臣以為良民之出布一疋者無問騎步
兵保砲保御營軍保別隊精抄皆編為隊伍謂之正
兵隊公賤之出布一疋者無論內奴諸官奴各可奴

婢亦皆編為隊伍并前束伍而號為哨軍隊則州縣
步軍比前日又可得數十萬之多矣何必廣搜急括
擾民而為之兵乎雖以民情言之良民之為諸色軍
保者身役既重兒弱并出冤苦難堪相繼流亡者如
上所陳今乃刊其兒弱只令壯者出布一疋使之
力於耕種而歲晚農隙只事講閱則豈非所謂去死
地而就樂土者乎公賤之出布一疋者比諸私賤其
後亦歇矣若復以其公賤而置而不論則是豈聖王
視民如一之意也但一編為伍號為軍兵則操鍊之
方亦宜大加整頓一變前日之荒廢庶有實效而儉

一書集 卷之九 四十六
歲人民生理艱難或奔走於衣食之經營或跼蹐於官府之調役終歲汨汨不得休息如又重以鍊閱之政則持糧操兵頻入官府其苦有不可勝言者矣自今嚴飭諸道分付各邑大計一年民人應役之數而定其日子一歲所役不過七日或五日而定日之外如或私自役民者則一日以上斷以違制且令痛繩豪猾武斷之輩俾無以強役弱之弊要使民力小有寬綽然後每歲自十月以後二月以前雖非兵使營將巡閱之日一月一次詣郡習操如有技藝鍊熟優入格等者則必須設賞誘掖一如馬軍之例行之不

怠勸懲有方則其坐作進退之節射放擊刺之技亦必漸有進益而不至齟齬無用矣 國朝定制最重功臣凡其支裔皆許為忠義自國初至今日幾三百載錄勲凡幾次矣支裔凡幾萬矣其間或有冒屬偽錄者冗雜不別日以益甚臣愚以為除嫡長士族外凡庶孽冗雜之流編為一隊號為忠義隊勉之以渠祖先有大功於 國家渠亦當宣力而光祖別為一行待異他軍毋令出布只歲晚一二試射論其賞罰又外方校生目不知書納租屬籍額外閑遊者其麗不億亦立一加講汰編為一隊并與武學而號為武

一 卷集 四十七
學隊毋令出布歲晚試射一如忠義隊之規則又可
以得數萬軍伍矣凡校生之大畏落講為其降定軍
保出布應役仍或充為實軍也若使之閑居無出布
只歲晚試射論賞而又號為武學則復何怨咨之有
至於海防舟師臣未嘗親經其地目見形勢固不可
不知而妄言但臣聞諸曾經水操者之言齟齬無形
有同兒戲云且所謂水軍者必定以良民而沿海旁
邑良民不足以充其數故多定遠邑之民只使之出
布償役而一定其役則傅子傅孫永為世業比諸他
軍其苦一倍且其出布過多無以支生云臣願亟令

該道遠邑水軍率皆改定他役凡沿海郡縣最近關
防之邑并許割屬於統營水營兩所屬各邑之軍無
論閑良公私賤盡號為水卒公賤良人所納布則留
儲營中以為防軍之資私賤則只名為軍兩時時習
操有若東伍以備緩急之用蓋沿海十里內所居兵
民不待號召留防而自為朝夕待變之卒其居稍遠
不在此數者亦一朝有警即易召集比諸前日水軍
之遠在他邑徒徵其布而其於主將巡閱之時只以
沿海漁戶近處居人代點免闕者虛實自不侔矣且
各浦船格既有定數而今日軍兵之數過於船格則

一峯集 卷之九
當自朝家從長變通益增海防之戍以壯固圉之實
而變通之術亦無異策惟以沿海所屬各邑田稅大
同米分賜各堡鎮將使之益備船隻而又令統制水
使諸帥除出各營布穀以補不給又令諸帥時時巡
歷嚴飭整理另加訓練必使船隻增加而無有不足
樓櫓堅密而無有不備格軍准數而無有不滿砲射
手精銳而無有不鍊期致海防形勢十分增重而朝
家亦時遣御史點閱考視別其勤慢能否以行黜陟
賞罰則益無疎虞之患漸致着實之效矣此乃今日
州縣步軍舟師之制也臣聞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為

奇悉其冗雜以為正奇兵雖小而以銳為正之勢正
兵雖雜而以衆為奇之勢長短相輔強弱相資則寡
者亦為衆冗怯者亦為精勇矣臣以為今日方鎮之
兵亦當以精騎為奇步卒為正騎步相倚奇正互變
則兵無所不可用戰無所不可勝而此係將之賢能
非在於兵也誠願 殿下自今日凡於諸路方伯節
帥之差除無但如前日 聖教循例擇送而已必令
大臣銓官宰臣悉心究訪必求其有膽略智勇可堪
大任者及其智慮或歉而勤幹實才專務實功為國
殫忠能用善謀者無問資級履歷十分慎簡差送而

必許以便宜從事勿拘以煩文瑣節隨時制宜展布
心力終使有實效而又從而廣求賢才一如臣言必
得度外豪傑之士付以方鎮專制之權然後治兵鍊
士庶可望其有成矣昔在宣廟朝李珣知國家
必有事變嘗於廷中請豫養十萬兵此非謂養大
兵於京師必謂其養諸州縣而其規模節目今不可
得而詳矣可勝惜哉三國之專尚武力不可論已如
高麗地非加於今也民非加於今也文治非不興也
經用非不大也兵力之盛如彼者豈有他哉不過為
之有要養之有法耳今若隨時設機善變而通之財

不浪費士不虛屬寬一國之民而裕一國之財選一
國之士而為一國之兵一意專力有法有要統紀齊
整分數分明則一朝猝盛雖不可望三年之後兵豈
有不強而食豈有不阜者乎我國壤地褊小人心柔
弱其入主中國統一天下者以小事大屈意臣大業
所不得已也其餘意外侵突之患南北竊發之寇亦
可以治兵秣馬以逸待勞遏其亂略能自保守豈有
以千里之疆百萬之民愁居懾處一事畏怯南一有
警則輒思望風而瓦解此一有虞則惟期隨聲而土
崩拱手待望無所馭為如今日者乎自古我東長於

城守短於野戰如遇大敵奄至其勢不可遽遏堅城
巨壁前後相望重兵齊民清野入保或斷其歸路或
截其輜重犄角相倚攻拔未易則敵必忌疑趨起不
敢深入此亦宜待民力稍紓國用稍裕然後相地要
害區勢設險或葺理舊壘或創置新城要必使固國
禦侮之道無所不至而後已此臣所謂鍊軍實者也
嗚呼 殿下其以今日為必無禍亂乎若然則滿朝
臣庶在野人士衆口一辭謂之必有亂豈以 殿下
之明聖獨不念及於此乎如以為有亂則兵鍊而後
可以衛內捍外有備無患民安而後可以阜財裕食

鍊兵峙糧才得而後可以理民治兵委付重寄政勤
而後可以用才董工整理庶務志奮而後可以建大
本立大事提挈一國之政終歸有為之地也凡此五
者豈非今日當務之所急先者乎古昔帝王興亡撥
衰終樹偉績赫然在人耳目者亦非有神謀必計以
運獨行人不敢測而事不堪行者也不過曰生聚教
訓以強兵力而已節用敷惠以結民心而已側席如
渴以求賢才而已躬勤庶政以成事務而已堅定卓
立不撓不沮以奮大志而已雖使管葛復生良平不
死其言今日之急務亦不出此 殿下其以臣身之

一舉集
微而不用臣言之得乎自古嘉謨善策不必在於朝廷或伏於草野而不能自達故明王必擇蕩蕩如遷都大計也而漢高一聞劉敬之言即日定策論治大矣而唐宗一見馬周之奏立召納用臣身雖微夙宿國庠曾霑一命則豈不逾於輓輅之一戍卒羈縻之一遠士乎古人云先事而言則謂之妖妄後事而言則謂之無及今日正當成敗存亡之秋轉危為安在今日因亂趨亡亦在今日則今臣此言既不可謂之先事亦不可謂之後時而其言皆有證據其事皆可斷行則其可斥以妖妄乎其可諉以無及乎三殿

下如或以臣言為疑必出示臣章于大臣大臣雖未有遠慮到此地頭必不謂臣言不可用如以為不可用殿下特令臣猥然前席之末與大論辨而殿下親聽裁斷則其言之有理無理其可行不可行其得其失其利其害昭昭然白黑分矣有何一毫難知者哉臣本漢陽一布衣業儒應舉今已二十載矣而不合於程度性戇而不諧於時俗崑崙落拓人笑已信自五六年来草土餘喘疾病侵尋志業日以荒偷意見日以濶踈方欲謝廢業決歸田里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定復自念以世深之臣代多一國

愚今幾三百載初非運廷或士不謹 輦轂皆之比
也適當危亂之日上有 聖明之 而滿廷羣臣緘
口結舌無一人出一計言一策為 聖主明言善議
禍亂者今臣粗有一見得而亦不抽肝瀝膽以
審 九重之聽而有所開悟則是不幾於謂吾 君
不可能而必此世無可為者乎昔在壬辰國勢危
人心猶善故忠臣烈士糾率義旅處處爭起今則國
勢已危人心已離一有變亂則民皆為 所在劫略
其能糾義旅赴 國難未可知也而死於海濱亦甚
可畏與其不言而死於田野之間曷如一言而死

救其危亂之萬一乎臣竭精覃思晝度夜 寢不暇
寐食不知味不厭其支蔓不顧其煩瀆大 疾呼冀
有裨補其計誠迂而其情誠戚矣倘 哀其愚
而赦其罪察其忠而用其計奮然振作斷然決行則
非臣之幸乃 國家之福也如是數年兵不練民
安才不得國不治者臣請伏誣罔之罪以為越職妄
言之戒惟 聖明財幸焉臣之草此疏已過月餘
矣頃因 內殿愆戾 遣緘封耿耿今始投進
引躬於今日旱魃之肆虐以訖去 而尤甚兩麥既
已出場水田亦皆負重不入土未 相望者夫輟

素相向號泣景像之神情可勝言哉非神不...
既... 然雨意邈然凄
風連... 天有何譴怒而連歲
... 之酷至於此極乎國運時勢已臻衰末世道人
心口就薄惡訛言噂咭亡象已著縱使年值小豐民
有所食南北意外之變固已寤寐怵惕矧茲切迫之
災剥床及膚大命近止人類將盡者乎民以食為天
國以民為本民天既絕邦本先蹶則其... 何以立國
以目今事勢觀之敵國外患非急憂也軍... 兵器械非
所慮也經費不足恤也私財不足惜也... 是邊邊汲

汲... 命... 解民怨賑民窮而... 至
誠格天... 一先務也古人有言曰古昔
聖三... 難割其業民... 調飢之
求... 急病之服藥人君愛民苟能若是
則... 既感則天意安有不格天...
... 則雖... 國家代有逐年曠乾之慘豈
... 日之甚者乎此正... 殿下反躬自責惕然震
... 然則臣之已上五說莫
... 謂... 而
... 矣終... 乎

目錄
卷之九

所發
無
天望
激切

一
峯
先
生
文
集
卷
之
九

九

